知守齋集 一

詩
疏劄

昳宅三集

俞拓基

英宗時

知守亝集

知守齋集序

文之用有經濟有論議惟經濟惟論議而不於義理乎主則空言耳奚文之謂余嘗卒業於相國知守齋俞公文其沸於腔而溢於喉者固已爲大經濟大論議而所日星乎炳斧鉞乎嚴者辛壬大義理是也盖當忠賢芟夷之餘以辨 君誣討國賊爲已任爲家計入而陳于前不以檻裾懼出而暨乃同心不以嶺海怵屹然若千丈之松雖風霜百變而不改柯易葉者亦此義理也其憂殷故其言棘其慮遠故其懇摯而不憚煩冀有以感動 天心天心遂感而動竟使

義理伸公之之忠之功人孰得以揜之而其著乎文者有以見眞正大識見出自眞正大力量來然則公之文豈經濟已乎論議已乎經濟論議而一主乎義理斯其爲文豈空言已乎嗚呼義理者天下之大公也天下不可一日無此義理而若復歲年迭嬗寢遠而寢忘則講而明之亦不可一日無此文今其剞劂氏之壽于梓永示于無窮尤不可一日緩也所以公之詩若文而文居十之八九以其義理之在乎文文而奏疏又居十之八九奏疏告君之文以其義理之在乎告君也區區管見之論文不論詩者此已公之

後孫致益甫以余爲忠獻公後人勤屬卷之弁余雖不敏所爲命者義理也於是役乎不敢以不文辭此非余之文天下之文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安東金炳學

謹序

知守齋集總目

卷一
詩
卷二
疏劄
卷三
疏劄
卷四
疏劄
卷五

疏劄
書啓
議
卷六
箋
應製文
祭文
哀辭
卷七
書

卷八

碑銘

卷九

墓碣

卷十

墓誌

卷十一

墓誌

卷十二

墓表

卷十三
行狀
諡狀
卷十四
諡狀
卷十五
序
記
題
跋

雜著

知守齋集卷之一目錄

詩

題釣魚圖
天馬行
西隣樂
滿月臺感吟
大興山城歸路
辛卯春帖二首
次李夢與英輔韻送成夢良歸鄉
獨靑亭口占

夢見李持平丈覺後記感次夢中所見刀上忠字韻足成一律
獨青亭月夜口號
青巖歸後夜吟
休侃上人軸中有余三從兄守甫受基十篇詩次其一贈少釋義湘年二十秀媚可愛
次伯堂兄送示韻
燕休堂春帖
夜拈唐人詩韻口呼
琴湖江上留贈諸人

送尹僕正陽來以書狀赴燕四首
次趙國甫觀彬寄示韻
次軸中韻贈敏上人並序二首
牛川舟中
贐崔內翰君敘守範曬史之行二首
端懿嬪挽詞
肅宗大王挽詞五首
趙應教尚健挽
李參判澤挽
李領府事濡挽二首

次副使尹公陽來韻
統軍亭歸後錄呈副使
青石嶺志感呈副使
次正使李公健命會石二嶺韻
遼陽感懷呈副使
次副使遼東志懷韻
敬次仲父下示韻二首
蓬瀛行一篇呈安定窩
敬次仲父示盆城鄭丈韻
戲次李承旨喬岳韻四首

寒竹申忠景公 鉎 挽七首
判府事趙忠翼公 泰采 遷葬挽二首
呈史院僉座
黃判書 龜河 挽
趙參判 榮福 挽
黃監司 璿 挽七首
申庶尹 思眞 挽
李參判 綷 大夫人挽二首
趙承旨 榮世 挽
趙判府事 道彬 挽

黃判敦寧欽挽

同朴士洙聖源李毅甫濟遠游普門菴次農巖集韻

又次農巖集韻示同遊

同鄭亞使玉遊結城歸次其韻

又寄求次

次朴徵士弼周所示石潭韻二首

元夕兒輩與諸宗人拈韻賦詩强步以寓意

又次諸生芙蓉堂小集韻

清聖廟共賦

自驪江舟下投宿二水頭許家次杜律韻
朴判書師益挽二首
澄清閣夜集拈杜律韻共賦
李台君範箕鎭方歸驪江舟行當過此待之不
至有吟
任參奉選挽二首
次尹南原得莘見示韻
次權都憲槁昨夏惠韻仍贐巡察湖南之行
李應教度遠挽
宋掌令思胤挽

蘆原道中
次李夢與寄示韻
次金伯春元行韻
疊前韻謝伯春
孝純嬪挽詞三首
懿昭世孫挽詞
熙政堂賜對宣醞退出感吟
臨湍歷哭尹景平心衡新墳
戲吟
渡江

通遠堡路中
貞聖王后挽詞
仁元王后挽詞 四首
出城次杜律韻
路中戲吟
入山
萬瀑洞
漫題
肅廟丙申秋以隱菴李尚書大科回榜歲命賜花
如初公帽花奉箋詣延英門謝恩不俟時直翰

苑聳觀焉至今五十一年歷歷如昨日事茲伏

覩當時 御製不勝愴懷敢庸追賡

景福宮親蠶賀班口占

知守齋集卷之一

詩

題釣魚圖

閑把漁竿臨碧流蘆花深處繫孤舟一聲欸乃青山暮眠鷺雙雙水國秋

天馬行

君家槽櫪上長鳴有老驥錦韉黃金勒絲韁白玉鑾逸足躡空滅朝兗晡秣冀一朝老棄之伏櫪銜寃淚時時躑躅鳴其志在千里放彼北園草低回困憔悴請獻周穆王騎向崑崙試

[seal]

西隣樂

西隣樂歌舞讙笑咢伐鼓何鏜鏜鼓鏜鏜樂未央春風九陌花作泥十二橋頭信馬蹄西隣主人中司馬妙年聲華動高價白日垂鞭意揚揚嬌顔半酡自生光路傍觀者如堵墻爭道謫仙不死子安生何物老媪胎寧馨我聞之長歎息人情翻覆那可測人情翻覆那可測

滿月臺感吟

繁華勝跡水雲空石礎荒臺倚晩風惟有天公無世態獨留寒月滿如弓

大興山城歸路

步出南城外行行度絕巘層峰迷海霧古木集村烟
橋斷人携杖山危馬惕鞭夕陽歸意急相率渡前川

辛卯春帖

對人休開口無事可嚬眉一年三百日秖會賦新詩

其二

願言積米三千囷願得青銅十萬緡散與域中寒乞
丐長年暖飽不憂貧

次李夢與英輔韻送成夢良歸鄉

知人知貌貴知心相識風塵托契深意氣平生看古

劒聲名宿昔重南金堪嗟老驥捐中道欲逐飛禽返
舊林莫說郢人今朽骨他年留待作知音

獨青亭口占 自此至燕休堂春帖隨家君在開寧時

薄暮羣動息明星出天東登臨小亭上俛仰濯清風
方塘止水靜遙山暝靄籠白鵝泛泛浮唼喋荇藻中
引吭時長號爽然塵慮空孤松當道立偃蹇作奇容
默觀各異態造化信無窮荷葉釀綠醑水面浮香濃
明朝成獨酌陶然一盪胷

夢見李持平丈覺後記感次夢中所見刀上忠
字韻足成一律

五載幽明別三更夢寐中儀容今不變談笑昔仍同
有母人間恨憂君地下忠起看梁月掛微雨灑秋風

獨青亭月夜口號

池閣中宵臥秋風動獘袍鳥飛驚月出蟬噪覺天高
穩睡身全懶微醺氣欲豪仰看星歷亂怊悵撫龍刀

青巖歸後夜吟

雙溪古寺道場深閒寂禪房萬籟沉半夜星河光歷
亂一山松檜氣蕭森且吹橫笛醒塵慮强把柔毫費
苦吟動靜細看俱有意數聲清磬默參心

休侃上人軸中有余三從兄守甫受基十篇詩

次其一贈少釋義湘年二十秀媚可愛

悤悤相別杳前期立馬寺門判袂遲他日重逢何處是毗盧峰上月明時

次伯堂兄送示韻

波寒洛東水霜落金烏山悄然忘夜久雲外隔重巒

燕休堂春帖

異地迎春典轉孤將何所祝寫桃符無情歲月難相待及早功名可自圖開口莫談閑說話着心須做實工夫閉門却掃無他事滿壁詩書豈負吾

夜拈唐人詩韻口呼

寒燈耿耿近書幃中夜無眠獨掩扉末路惟期全素
履囂塵或恐化緇衣敢希溫飽爲身計恨乏謀猷振
國威有約青山那忍負休官異日定言歸

琴湖江上留贈諸人

倦馬遲遲過達城一杯江上倍傷情春深大野渾元
氣日暖游禽摠好聲始覺風光方晼晚堪憐歲月秪
崢嶸別來無限心中事寄與諸君君莫輕

送尹僕正陽來以書狀赴燕

歲暮北風急天寒霰雪多雲凝九連山氷結三叉河
脩塗望未極游子意如何

其二

棄捐勿復道 王事未可盬努力尚自愛毋使狄人
侮忠信與篤敬聖訓昭千古

其三

三復匪風詩北望聲暗吞皇矣 大明恩嗚呼不可
諼長夜漸漫漫茲義向誰論

其四

燕市古多俠荊卿此其尤烈氣猶昨日英風死不休
此去試相問于今亦有不

次趙國甫 觀彬 寄示韻

睡日常多覺日稀希夷妙訣識玄機任他春盡禽聲
暖莫管花殘柳絮飛皓月當空明小榻輕風入樹襲
單衣名韁脫却還容易深谷高山誰與歸

次軸中韻贈敏上人并序

向余以矖史住太白三日性敏上人與同寢
食甚相熟也及歸出示前人詩軸索和甚勤
顧懶吟且行忙未暇焉至竹溪留侍親側者
久一夢依依未嘗不往來於月樓蓮臺之間
也今上人百里飛錫慇懃遠訪餉以崖蜜山
果意鄭重不可孤强次以爲謝

蓮仙臺寂曉鍾鳴太白山高雪月明是處吾曾留數
夜敏公相對一燈清

其二

三宿猶多桑下戀重逢如見故鄉人一節我欲隨君
去何用浮名絆此身

牛川舟中

關山望未極游子意怦怦積水連天廣孤舟盡日行
時危懷逞哲頭白見交情睡罷蓬窓下遙看暝靄生

贐崔內翰君敘守範驪史之行

江陵歸後又江華內翰風流問若何何似竹溪無事

客一窗霜月對梅花

其二

五臺秋晚葉紛紛歸上摩尼望海雲却愧仙區違宿債淸遊今日摠輸君

端懿嬪挽詞

紫鳳奇徵叶靑鳧積慶緜毓祥生碩媛簡德在髫年

懿質持恭儉端儀秉塞淵怡愉誠不匱承事禮無愆

离照方齊耀婺輝遽晦躔芳華摧短景珩珮掩幽泉

貳極沉哀切　重宸永悼纏螽詵羣望缺烏卜

五陵連徽範瑤章煥芳猷竹冊鐫荒詞寧記美再拜

澥空漣

肅宗大王挽詞

憑翼承天則煌煌四紀臨化推敦孝悌治急別賢壬
霜露無非敎乾坤豈有心貽謨存大法看取十篇箴

其二

孜孜勤政意穆穆視朝儀英斷雷爭厲沉機鬼莫窺
定知不世出方仰大猷爲淹疾緣憂瘁遐齡失耄期

其三

天日難模畫高明尚可言 皇壇名大報 寧廟有
神孫倫炳 壼闈復義隆 祧室尊方喪循古道周

禮此中存

其四

觀理歸公溥於熙　睿學醇尚賢躋　聖廡衞道煥
恩綸一代人文朗千年制作新平均功未半無祿萬
東民

其五

欲報天無極君親恩義同罷深慚不孝誠切願移忠
衘索餘殘喘攀髯遽至恫此生今已矣何日拜重瞳

趙應教尚健挽

一慟人間世已矣無見期凄風引素紼霰雪集繐帷

故山知幾許川原渺逶迤忼慨傷時意沖澹絕俗姿
居然㦲一木天道竟何爲尙憶候病日憂國淚暗滋
紛紛彼其者反省能無怩人生非金石早暮各一時
完名良不易短年安足悲後死猶堪羨持此送靈輀

李參判澤挽

坦蕩襟懷掇膜皮通才偉識似公誰卽看末路完人
少可耐同朝善類悲世故漫漫堪疾首孤生踽踽倍
沾頤雙旌好向巢雲去仙鶴何年返玉墀

李領府事濡挽

一代推元輔三朝仗老臣秉勻參制作論道贊經

綸體國心如惄傷時眉不伸憂虞方溢目無福卽丘民

其二

得御承深愛丁憂荷眷私瞻依如仰斗慟哭遽乘箕不謂三清拜飊成千古悲西樓霜月白雪涕送靈輀

次副使 尹公韻自此至遼東韻陽來燕行道中作

霜風吹動黑貂裘壯歲飄然賦遠遊中土文明典廢地西京形勝帝王州支離去路殊難極感慨吾生苦未休睡罷虛窓寒雨散起看殘月數更籌

統軍亭歸後錄呈副使

邊城笳角動落日統軍亭地接幽燕凋雲橫磧漠平密縫思母淚危坂叱驅誠會待春歸後西疇樂耦耕

青石嶺志感呈副使

橫空大嶺石陂陁直北脩程萬里賒今日微臣偏感慨當年 聖祖此經過中途遺恨虛神算後代流傳尙短歌冠蓋年年長結轍淸風羞濯古灤河

次正使李公健命會石二嶺韻

雪坂危途二嶺間征車北上苦難攀 寧王歌曲人猶誦泣向旄頭倚劒看

遼陽感懷呈副使

斜陽驅馬古遼城往事傷心説　大明誰道皇王能
駕馭忍教戎狄此縱横顛郛敗壘今猶在廢塹堙壕
半已平憐彼千年華表柱與亾閱盡秖崢嶸

次副使遼東志懷韻

鎻鑰前朝壯北門秖今全盛更誰存衣冠寂寞遺黎
盡臺榭摧殘牧馬喧舊刹空餘無竭相國殤何限未
招魂歸來太子河頭宿易水歌中感涕飜

敬次仲父下示韻　自此至次李承旨韻在東萊匪所時

黙算吾行止悽然自感傷單車過北漠匹馬竄南荒
鈌養慚人子寬誅荷　聖王孤蘭旁小砌三嗅泣馨

香

其二

寥寥虛室坐悄悄發嘆傷苦竹回風撼遥岑落日荒

深秋悲逐客淸曉哭 先王憐彼遲霜菊含英帶晩

香是日以 國禫曉行望哭故篇內云○遲霜一作籬東

蓬瀛行一篇呈安定窩時寒竹申公竄大靜扁所居曰安定

海外云有三神山瀛洲其一蓬萊二可笑秦皇及漢

武妄想區區竟何爲東陽夫子髮如霜世上浮榮同

脫屣滄波萬頃視康莊大帆長風鵬翼駛蛟鰐瑟縮

海若逃雪山歛却濤贔屭安定窩中坐隱几撫掌埃

壚紛萬吹壽星煌煌光照地仙人白鹿共遊戲我欲從之不可攀臨風太息三歎喟圓嶠舊儷爲相呼桂樹秋晚紆余轡海山迢遞遥相望風水汨盪杳盈覗靈源固應有所待天地于今發慳秘全家道氣卽在茲拔宅飛昇焉足議俗間誇詡眞陋哉爛盈朱紫劇恥愧我向先生更有祝丹成一粒倘相寄

敬次仲父示盆城鄭丈韻

强抑牢騷作散閑暗中雙鬢半凋斑夜長羈抱鴻啼冷歲暮鄉音鳥道艱夢裏依依瞻 日角天涯杳杳隔慈顔無端負杖巡簷步春色梅梢已報還

戲次李承旨 喬岳 韻 時李承旨疏卞宋文正受誣謫是土與余越陌相對畏約不敢往來惟時時以詩相寄示

逐客離親歲再更小窓孤坐百愁生家書久斷平安字黙卜南枝喜鵲聲

其二

清朝起坐到深更歲月催人白髮生偏荷東鄰多厚意一詩相擲作金聲

其三

湯餅饅頭作歲更堪誇百結老先生就中渴夢誰能喚恨乏之槽間滴瀝聲

其四

自悔初心易變更眞同野草燒還生伯倫祝語元非
善慚愧婦人譏我聲

寒竹申忠景公 銋 挽

維嶽鍾元氣天迺降偉人崇深卽氣像磊落見精神
此老何處得丈席失儒珍他時良史筆故應贊藎臣

其二

憲憲化堂公邃學自坡翁早服過庭訓淵源一脉通
發而爲言議蹇蹇卽匪躬裂麻與批鱗端不忝家風

其三

受恩　兩朝深義當死　儲君身家遑暇恤忍若不覩聞一言折奸萌忠憤直排雲哀哉彼讒人鼓發千蚋蚊

其四

巨海連天濶一身似葉輕視之如平地若將終吾生安定二字扁煌煌揭楣楹千秋斗以南朱鳥懸大名

其五

咸池昇瑞旭赦書千里下都人走相告指日加額迓邦之方扤揑天胡不憗借撫時百憂集風雨萃大厦

其六

仙棹纔回泊箕精遽上列　聖心失虚佇　天語屢
忉怛以欲生時命哀贈賁台秩請看太常議猶足識
餘烈

其七

始余十四冠公實賓皆祝歸以令孫女二紀恩義篤
提誨勤撫頂稚昧愧坦腹終古寧忘德緘髓庶無斁

判府事趙忠翼公泰采遷葬挽

簡拔由　寧考扶持畀後人餘干眞報國平仲竟捐
身不有危疑際誰知社稷臣千秋文老廟名德定相
鄰

其二

殄瘁遺篇在悲吟淚滿纓如無公一死那得日重明
泉路囘新照前和啓舊塋艱難今轉甚叵耐叔譽情

呈史院僉座

一別迢迢滯嶺藩勝遊長憶舊詞垣驅馳水陸三千
里編述　皇王十萬言簾燭影中仙儷集簿書堆裏
吏人喧秋來洗草須相待擬趁春臺醉賜樽

黃判書龜河挽

省闥追隨躡後蹤幾多風味醉醇醲時渝獨絕夸毗
態官盛羞爲富貴容言議不慚眞學士簡廉誰繼大

司農憂虞溢目驚先逝慟惜公私涕滿胷

趙參判榮福挽

亞卿班秩五旬優浮世悲歡劇謬悠吾榜最稱張刺史疲氓咸頌富青州烏山萊海會同謫鳳掖春坊憶並游秖是蒼茫湖嶺濶鶺鴒飛斷暮雲愁

黃監司璿挽

浮雲自古今逝水自晝夜雲歸水復去忽忽長代謝人生亮如此年命露電乍惻惻撫疇曩悽然涕自瀉

其二

先子暨尊公少小交誼敦追隨聯筆硏招邀對棋樽

施及兩家子斯義其敢諼相逢但一笑目擊心已存

其三

自我識君面居然十五歲春坊午漏永銀臺夜雨細笑談間諧謔俯仰發佗傺往跡渾如昨人事一何戾

其四

烏嶺高岧嶢於焉交印節不謂移晷話遂成千古別遺民紛雨泣丹旐飛孑孑弱子攀歸櫬哀哀淚爲血

其五

生死理之常脩短命亦然考終猶忉怛非命又可言直緣時運否難窮神理玄嗟嗟那忍說舉頭欲問天

其六

萬口已成碑膚功自不朽區區麟閣畫於君復奚有
秖是無公道何以勸來後尚有上書者非親亦非友

其七

憂虞方溢目似君那更得百行源孝友偉器仍才識
一木今已戢泉塗渺無極淹疾違執紼揮淚題白幅

中庶尹思夷挽

粤余十四而取婦謂公兄者我謂舅自從辟咡承掖
誘識公長德敦孝友襟懷澹蕩少塵垢與物平生無
薄厚驩然可親不可負大家儀範公獨守便嫺脩飾

利進取世方營營公則否薄宦棲遲終墨綬流光倏
忽籥上壽玄宰芒芴邈難叩赫赫其復知在後我昔
燕路馳四牡公時西邑屈五斗雪裏談笑箕城酒春
日逢迎浿江柳中間人事劇紛紏往跡如雲復何有
孑孑丹旐向仙阜天寒十月風颼颼竹堂故宅掩軒
牖注山新塋長栲杻彈指歲月幾許久俛仰今昔空
搔首公歸如見氷淸叟爲傳吾生半凋朽

李參判 縡 大夫人挽

聖后稱賢姊嘉姻仰相門悲歡中幾閱福履晩更敦
鶴髮含飴樂鸞書命服尊春萱忽以瘁驚却婺星昏

其二

猥從嫺誼托彌審德儀全不有三遷教那能一子賢

別崗殊白水佳兆叶寒泉梱範寧無述應傳女士編

趙承旨 榮世 挽

歲暮氷江獨悄然舊游凋落半重泉交情末路如公

少才具當時果孰全趍漏銀臺猶昨日鳴琴梅閣憶

前年秖看寶樹三枝秀天意應教積慶緜

趙判府事 道彬 挽

雍容雅望鎮台司平步青雲際盛時廊廟艱難心獨

苦江湖憂愛涕頻垂滄桑閱去完人少木稼災成善

類悲先輩風儀今寂寞孤生踽踽倍悽其

黃判敦寧欽挽

雲臺夜奏壽星沉頒出綸音愴悼深身閱滄桑貞素履班聯槐棘保初心　三朝耆德嗟餘幾四海艱虞獨奈今聞說延津雙劒會湖山渺邈溯難禁

同朴士洙聖源李毅甫濟遠遊普門菴次農巖集韻自此至又次農巖集韻留守沁都時

籃輿上上海峰高倚醉微吟氣欲豪勝地千年經幾輩淸遊今日屬吾曹石龕坐佛藏金眼丈室參僧放白毫輿到直思投紱去一江烟月臥漁舠

又次農巖集韻示同遊

喬桐煤島薄言過落日高秋意若何終古晉陽須保障元來魏國美山河亭臺羅絡周遭壯雲海蒼茫感慨多指點昇天知幾許蓬窓孤坐聽漁歌

同鄭亞使玉遊結城歸次其韻此下至清聖廟韻按海藩時

一騎遵平陸長風駕晩潮魚龍遊戲壯雲物吐吞遥秋色歸尊俎清輿集鼓簫無荒今日意一語勗諸僚

又寄求次

暇日臨西海秋風望遠潮敢思耽宴樂秖擬暫逍遥歆落龍山帽悲吟赤壁簫堪咍羊太傅垂泣語羣僚

次朴徵士弼周所示石潭韻

上有丹崖下碧亭幾人經歷漫趨評欲知幽眇難傳妙鑽仰千秋在後生

其二

九曲煙霞深復深高齋寥廓俯淸潯虛明霽月三更夜誰識先生未發心

元夕兒輩與諸宗人拈韻賦詩强步以寓意

忽忽驚徂歲對燈空搔首海曲回春色異鄕殊氣候游絲動古柳螺髻露雪峀卽事偏多慨撫時仍感舊菲才最在下高位忝居右素餐顔欲騂道殣眉頻皺

肥遯懷前脩夙志緬窮宙何時可休歇二紀長奔走
襪線慚補衮霜靴幾聽漏嗟哉名利關千古果孰透
耿耿藏心曲有志倘一就翩然返初服脫然謝塵陋
葦茨書一架偃仰永清晝病牛欣草豐歸鳥喜林茂
野老聊同携陶然一杯又

又次諸生芙蓉堂小集韻

暖律吹琯灰淑氣天地遍漸看麗景遲已覺條風轉
良辰固可惜荒樂又奚羨緩帶思元凱鳴琴挹子賤
俯仰華閣上感慨時物變杖策聊信步徙倚且忘倦
雕欄白玉柱繡戶金雀扇翠華昔蒙塵鑾蹕淹玆

院深誠控萬折大勲收一箭神州久陸沉北望清淚濺尚憶　分朝日陪扈盛才彥遥指　誕聖墟龜頭屹一片舊跡歸冥搜勝賞窮睇聘傑句映綺櫟詞華動彩硯往事如隔晨徂歲同掣電老槐留明月敗荷集輕霰古堂雖長在古人那復見所以三不朽死久名猶擅且停深杯進且莫纖歌囀願君各努力佚游休着戀

清聖廟共賦

歲新春意動雪消麗景霽時物榮悴色川陸透迤勢何地可出游於焉寫悁滯便擬追沮溺耦耕聊避世

忽思隨磬襄渺渺入海逝拂策登首陽清風振我袂
俯覷澗水綠活活流揭厲躊然三字扁寶墨煌煌揭
尸祝亦無數兹祠異凡例北海歸大老周命新泰誓
烈烈採薇節凜凜叩馬際昭明一陽德撥開羣陰閉
山名偶相似所以立廟祭非惟慕義遠秖爲扶倫計
先朝崇報意炳烜留　聖製丹青肅廟貌翬革儼
堂砌虞夏生苦晩羲軒邈難逮幾激懦夫立長掩志
士涕嗟爾西土人芬苾永無替地莫距萬里人莫後
千歲巍乎天地大昭乎日月麗後凋知松栢老幹驗
薑桂較兹猶爲小卓矣誰復繼傴僂且再拜一瓣爐

煙細

自驪江舟下投宿二水頭許家次杜律韻

江濶三更月天空萬里雲未論窮勝矚便覺絕塵紛石瀨千尋急烟汀二水分草堂聊借宿許氏又曾聞

朴判書師益挽

簡穆恬清近道姿朝端特立儼風儀下簾盡日稀車馬泣栢哀年慕孺兒雅操終須看進退冲襟定不受磷緇翛然乘化公何憾秪是艱危後死悲

其二

髫齡承誨到華顛人亦知公莫我偏蓬海德城同謫

去蘭臺禁掖幾周旋舊游歷落渾如夢神理蒼茫欲問天丹旐悠揚浮漢水屐聲何日聽花甎

澄清閣夜集拈杜律韻共賦 此再按嶺藩時

踏遍嶠南七十州十年重到雪盈頭團欒諸族開情話邂逅他鄉作勝游松老清詞留一闋大娘雙劒動千秋深杯取醉君休却明日東西又別愁

李台君範 箕鎮 方歸驪江舟行當過此待之不至有吟

卬友來何暮今朝倘啓程疎星雲際出一火柳邊明露草流螢影秋江遠棹聲小樓延佇久河漢欲西傾

任參奉選挽

豐姿脩幹任天眞末路公非草草人從古材良悲短造蕭條一宦限中身

其二

尙憶停橈望北亭夜闌談笑撼風櫺可堪氷雪長江上哭送丹旌載小舲

次尹南原得莘見示韻

屛野携殘卷臨江臥小樓非忘秉燭喩其奈采薪憂征鴈三洲月歸雲斗峽秋更深仍不寐漁唱聽孤舟

次權都憲𥛚昨夏惠韻仍賸巡察湖南之行

千里湖山託重憂丹墀朝日下詞頭輕裘不淺登樓興攬轡應先固圉謀原隰風光馳駟馬江湖衰疾繫漁舟相思一夢憑誰寄嘶月霜鴻度別洲

李應教度遠挽

襟期簡潔又恬冲標格超然善類中講席雍容眞學士臺端剴切古人風棲遲民社官仍拙補拾王廷願已空末路秖今那易得公私慟惜涕沾曈

宋掌令思胤挽

歸臥鄉園十六年君平與世兩相捐清時言議留臺閣老去光陰付簡編餘慶佇看雙璧秀遐齡猶欠八

旬延湖山隔濶驚哀訃舊好懷來倍涕漣

蘆原道中

突兀三峰出欣然我馬前逶遲川野曠晼晚物華遷棲畝殘緜滯迎霜遠樹鮮淸寒香火地西望渺雲烟

次李夢與寄示韻

微雪疎疎點鬢衰悄然西望倚江樓故人不見年光暮何日能來訪釣舟

次金伯春元行韻

江樓講席儼摳趨老僕今猶上舍呼多謝枉臨風雨夕明朝修刺謁堯夫

疊前韻謝伯春

延篤書偶檢塵篋而得之不能記見處聊以呈覽非有宅耳自感與奉曷俱非始料此承所諭眞似郢書适及荷賜多矣唯懼未易遵守敢不益思自勉仍口占俚語步前韻博粲

容易邯鄲失步趍如何能不動招呼故人珍重勤提警倘可迷塗立懦夫

孝純嬪挽詞

琬琰芳徽百世徽知心孝婦賁宸稱怡愉肯以哀容見洞屬仍追 睿意承 三殿深恩那忍訣卄年遺

跡永無憑下從一夕方諧願倘可淸都共陟陞

其二

冲齡德選賀儀纔忍說加笄在襲縗縗嶺蒼茫笙鶴遠桂宮悽絕鏡鸞哀膏肓已祟窮天恨時序頻驚至月來從此祠官　仙寢路年年隔日上香廻

其三

忽又新春遠日臨重悲物色舊如今風凄禁樹霜天逈漏咽宮壺曉月陰晝翣低徊辭北闕玄輴迢遞向西岑依依孝思將何慰勿永悼傷在　聖心

懿昭世孫挽詞

俶誕　青宮胄光開紫氣祥珠庭標峻嶷星眼儼清
揚建號邦基鞏膺封景運長未言猶辨字在抱已分
方聳色聆　天語勸餐旁　御牀宣聽因質異幼孝
發知良錫羡祈逾遠詒謨佇益昌殤齡胡太促神理
莫能詳休說羣情慟難裁　聖念傷徽稱宣寶冊玉
淚漬雲章舊仗依丹陛靈輴背畫堂龜諏從近壤象
設啓新岡尙憶崇文侍欣瞻出日光天時自囘薄哀
慶劇徵茫何語寬　三殿無堦籲彼蒼緋謳那忍奏
掩抑秖摧腸

熙政堂賜對宣醞退出感吟自此至通遠堡瀋行時

恩波瀲灩紫霞杯　天語慇懃好往來遙想遼河秋
月夜夢魂長自繞蓬萊

臨湍歷哭尹景平心衡新墳

雅操清名卌載間完人一世復誰攀新阡苦霧迷秋
色獨立蒼茫對遠山

戲吟

隨處賓筵列綺羅關西從古說繁華東湖老叟眞堪
恨物色分留太不多

渡江

秋日平沙祖帳開三江如帶大縈迴雲邊極目胡山

出天際回頭候鴈來驗褢郎今歸大尹捜銀從古屬
行臺驅馳白髮殊堪愧且爲鄉愁强一杯

通遠堡路中

朝朝驅馬去行子意如何輿廢嗟無奈醉醒孰管他
山容霜後改寒意雨餘多到處堪攀折朱實滿高柯

貞聖王后挽詞

聖揄嬪漢邸陰敎佐周藩洞屬誠逾切婉愉敬益敦
三朝天帶笑百行孝爲源履險含章吉儷乾正號
尊徽音承　太母壼則體坤元忠養馨饘酏明禮潔
藻蘋靈籌方晼晚鳴珮尙晨昏　翼子勤明德含飴

弄　聖孫宮庭敷惠化戚里戒私恩德播岐南遠詩
徵女史惇正欣齊壽躍遽報晦星軒兆卜　先陵近
右虛　聖意存幽銘　宸藻煥高謚太常言後代何
曾有終天詎敢諼那知踰月後又哭端闈門未死孤
臣在白頭聲瘖吞

仁元王后挽詞

篤慶華宗駿發祥俔天作配我　寧王　兩朝慈覆
今明德一亂功高古邑姜十冊徽稱猶不盡八旬遐
祝自无疆欲知懿烈無前盛琬琰　宸章耀四方

其二

天崩當日哭湘筠四十年來志事遵淵穆嫣韡參造化憂虞京室儼彌綸　三宗赫業仍長鞏萬世陰功復孰倫金綺內頒鉶豆減末音昭儉涕窮民

其三

會下橋山昔歲冬秪今中夜泣沾胷忽驚武帳虛褕翟不復徽音誠濯龍密邇　二陵鄰象設葱蘢一氣護鷲峰會聞虞舜蒼梧葬云有三妃蓋未從

其四

翼瘳纔喜賀儀開軒祓胡然遽報灾忍仰滕廬深墨色應多漢寢舊奩哀十年尚濕宮綃淚齋日偏霑

內膳迴恩賜又承遺眷及悲懷奚待社辰來

出城次杜律韻 此下至漫題游金剛時

出門無別語但道各平安近郭秋容滿遙岑霧氣殘
直須幽興發寧憚遠行難何日仙山到高深盡意看

路中戲吟

陸續魚商自北迴人多黧憊馬尫隤衰翁八耋尋山
去爲利爲名摠可咍

入山

巖巖八耋華陽翁飛上毗盧萬仞峰今我七旬纔又
一茫然矯首末由從

萬瀑洞

化翁何事施奇工萬壑千峰特地雄聞却如雷看似雪松江歌曲最形容

漫題

四十年前守淮府臥治軒上望金剛時當遏密游觀廢歸復公私滚冗忙垂老如今方了債解嘲從此可成章一塵不染地藏社耿耿餘懷未易忘

肅廟丙申秋以隱庵李尚書大科回榜歲命賜花如初公帽花奉箋詣延英門謝恩不佞時直翰苑聳觀焉至今五十一年歷歷如昨日事茲伏

覲當時 御製不勝愴懐敢庸追賡

大耋崇資衆所希會瞻霜髮戴花歸追拚 御藻偏

多感當日從班亦已稀

景福宮親蠶賀班口占

聖祖初營度 神孫幾幸臨階臺存舊制松櫪長新

陰羽衛 三宮仗笙簫九奏音侍臣齊蹈舞應復進

忠箴

知守齋集卷之一

知守齋集卷之二目錄

疏劄

辭藝文館檢閱疏
辭檢閱兼陳四館事疏
辭司諫院正言仍陳所懷疏
辭司憲府持平兼附所懷書
辭弘文館副修撰書
辭副修撰書
辭修撰疏
辭校理疏

辭校理疏
辭大司諫及實錄都廳堂上疏
引避處置請出後辭職疏
辭吏曹參議疏
辭慶尙監司疏
辭職疏
辭職疏
辭大司諫及籌司槪院副提調疏
辭咸鏡監司疏
辭復拜咸鏡監司疏

辭江華留守疏
陳餉政疏
辭職疏
請得客館重建時材木疏
陳情辭職疏
辭職仍辭賞典疏
請減糴疏

知守齋集卷之二

疏劄

辭藝文館檢閱疏

伏以臣顓蒙無似猥玷榮選居常愧懼若無所容只以

聖候近復有加不敢復事控籲黽勉就直以爲粗伸分義之計矣卽者得聞下番翰林臣趙文命以新除授正言尹淳陞六還寢事投疏徑出臣於此竊不勝訝惑之至夫史局規例儘甚嚴重被薦之人苟從他岐徑陞則居本舘者陳疏力爭卽古例然也而至於未及入㓗之前雖有繇春坊堂后而陞遷者會

未聞有疏請還寢之舉豈古有是例而今無之耶至於文命所引其外祖故參議臣金萬均事臣取考館中故事則丙申七月萬均始拜史職其年九月移除說書不數日旋陞騎省其時史官疏請還寢而終不能得謄錄所載不過如斯豈其挽止於未薦之前而掌故逸不能載歟臣未可知也且令文命誠有陳疏之意則通議館僚從容商確亦未爲不可而今乃以與銓官私相酬酢之言引以爲自已見輕之端汲汲投疏忙忙出門有若不容晷刻緩者臣實駭然莫曉其所以然也此無非如臣疲劣忝居右地致令下位

有此駭舉臣何敢一刻晏然於職次乎當此中外煎灼之日又不免煩瀆於靜攝之中臣尤死罪伏乞
聖明亟命先治臣擅離禁直之罪仍削臣職以爲不能檢下者之戒不勝大願

辭檢閱兼陳四館事疏

伏以 聖候彌留普深憂灼此時干瀆罪合萬殞臣雖冥迷詎不知此秖緣臣罷軟不職積受輕侮致令下僚强引不相近之舊事自作無前例之駭舉而臣居其右全未有聞且其屢疏譏詆全沒體面如臣無似固不足數而史局體例壞損極矣再煩控籲誠非

獲已而輒被搪却終歸違慢　聖恩曲貸止賜例罷
又未幾何敘復如舊臣尤感惕無地措躬召牌之下
謹詣闕下而新除授同知春秋館事臣申銋即臣之
妻祖父也臣之史職法當相避懇乞　聖明亟命該
曹照例處置不勝大願且臣方忝藝苑備數四館目
見故事之全壞不容仍嘿敢此附陳以冀　聖明之
裁察焉竊念四館儒罰事體甚重發簡遍問僉議歸
一然後方乃行之者即古例然也而日者槐院官李
匡輔具命奎兩人乃瞰藝苑一空之時旣不遍議於
院僚又不簡問於芸閣獨與國子之官倡爲悖謬之

舉擅罰太學齋任及齋生六七人此實三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夫安有名爲四館停舉而藝苑芸閣初不與聞槐院國子獨自擅行之例也苟如是則二館足矣初安有四館簡問之規哉此固視臣輩如無並與藝苑而無之又將並與四館而無之也況且太學齋任視諸生自別雖以師席之尊亦必先遞任而後施罰焉有非四館所可擅罰者昔在仁祖朝四館申命義等擅停齋任而臺啓劾罷孝廟朝故判書臣宋奎濂故參議臣徐文尚同爲齋任時橫被四館之罰如今日事而其時故判書臣金益熙以知申事

陳達其狀　聖祖大以爲駭特罷其四舘仍命解罰頃年故參議臣金洪福以四舘停舉四學齋任也大臣陳白於筵中奎濂又疏陳此事則　聖上所以處之者亦與　聖祖前後同揆以此觀之則四舘諸議雖使咸同齋任之不可罰自可昭然矣况可以二舘若而人之私意恣行而無少憚乎臣恐此路一開則投間獨斷壅遏士論之風將日滋矣豈不大可寒心哉惟彼槐院之官乘機逞憾越例作俑金弘錫之初發罰簡也用意區別授指院隸雖在僚寀之間或示或諱大有機關而及至姜樸輩肆然闖發之後猶不

知愧戢或追罰於經歲之餘或疊罰於御停之人遂使館學近千之多士並歸於無端廢錮之科今又不議他僚不問兩館汲汲忙忙如將不及一罰再罰並逮齋任必欲甘心而後已國家所以置四館而糾士習者豈爲彼一二人憑藉報復之地哉當此世道日瀆論議日裂之時雖使申明舊規痛革謬習猶患有蔑公濟私之弊又何可一任其自用無忌而莫之恤哉此不但四館故例之隳壞無餘而已在朝家重事體杜後弊之道誠有所不可放倒者職掌所關冒昧言之伏願　聖上特垂照察明降處分申飭四館一

遵故例以重事體以杜後弊千萬幸甚噫臣雖微末顧其職則四館之一耳乃所惜者故例之壞盡而所言者實出於爲朝家慮後弊之意則向日喉司之斥以煩猥替人分疏張皇啓稟惟恐一徹者誠可謂太勞心而太多事也此無非如臣蠢劣猥玷匪據受人凌藉一至於此臣何足言有辱史局伏乞 聖慈仍令重勘臣前後見輕屢瀆靜攝之罪以重史局以安賤分公私大幸

辭司諫院正言仍陳所懷疏

伏以臣情地危蹙已不容更厠朝端姿望蹇劣又不

合濫竽言責而恩召再降逃遁不得黽勉承命冒沒
供職三日詣臺觸事生疵絲毫無補愧懼徒切臣於
日前以前掌令朴致遠前承旨李聖肇罷職事論啓
蒙允之後追聞兩臣俱方見帶軍銜而臣懵未致察
書以前職錯謬昏憒無所逃罪不敢厭然據實自列
而喉司之臣諉無可嫌往復十數終不捧入噫奏御
文字何莫非嚴重而臺啓事體比他尤有別焉雖係
人名一字之誤書尚難免疎漏之失況此兩臣官銜
之錯認豈獨追不審之罪而引避陳章俱未得徹在
臣私義尚何可復就臺次以自喪其廉隅哉伏乞

聖明將臣職名亟行鐫汰仍勘臣罪以警具僚不勝
幸甚且臣竊有一二所懷敢此附陳夫權禼之造言
惑衆河之戕殺其子之罪國人之所共憤王章之所
難容而閱歲爭執俞音尙閟公議拂鬱久而彌激況
禼則還配命下之後未及押遣臺章旋發致令偃息
於郊庄便同無事之平人揆以國法寧有是哉臣愚
以爲在　聖朝懲惡之政不可不亟允臺議明示典
刑也向者從享之命實光尊賢之　聖德縟儀纔舉
士林咸聳而卽聞嶺儒輩招呼邪黨相率投疏雖以
其疏槩之騰播者見之辭意之絕悖無倫殆有倍於

相采命夏其在出納之道固宜措辭啓稟仰請處分而今乃視同尋常循例退却鎮日相持重損事體殊有乖於惟允之義臣竊爲之慨然也伏願 聖明取覽其疏嚴加懲討使邪說不復作於聖世也臣旣有迷見不敢自隱瀆冒靜攝惶恐死罪

辭司憲府持平兼附所懷書

伏以臣竊有區區私悃不能自抑敢此冒死仰瀆臣父臣命岳獲蒙 天恩纔自嶺邑移拜湖州續有除朝辭赴任之命而第惟臣母素抱痼疾長在床褥常時少失調攝輒致增劇況將當寒作行必易添傷而

臣既終鮮兄弟將往無人臣之情理萬分懸迫切擬
數日調息歸護行李而職名在身未敢自由茲不得
不瀝血哀籲於孝理之下伏乞俯賜矜憐亟令鐫遞
臣職俾伸至情仍治臣瀆擾之罪以安賤分不勝幸
甚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及他說而既有所懷敢此
附陳仄聞諸上司各衙門或有求請外邑之規關移
行會逐歲爲常云雖其所須無多應副非難且未知
其剏始於何時而其爲事體之苟簡則甚矣夫上司
衙門既與冗局該司有別設令無他財力豈必得此
然後始可聊賴而乃爲此哉臣謂宜自今定式一切

革罷俾得以存體貌焉堂后之任職掌記注勿論實
假俱係清選況新出身未分館之前尤宜慎揀而向
來新榜後人地未著之類多被舉擬固已未安而至
於日昨鄭敞選等三望尤極冒濫物議譁然不可不
亟行刊汰而當該承旨及注書亦不可無規警之道
且宜另飭擇擬毋復有如前苟充之弊焉大小書籍
之自芸閣刊行者各衙門之印分例也今此先正臣
宋時烈文集入刊之時各司官員或有不願印分而
直以其價取去者云苟使其人誠不欲印看其書則
初不入參於完議之中亦何所不可而乃作此鄙瑣

之舉聽聞所及莫不爲駭宜令有司摘發汰去焉昨
者　鶴駕郊迎之際諫院之官無一人參班者臣心
甚爲訝問諸下隷則司諫趙鳴鳳始謂以當參而臨
曉言病及至政院申飭院吏之後又謂差晩當進而
終不進到致令兩司不得備員病勢輕重雖未可知
而揆以事面誠甚未妥稍加警責似合事宜伏望
邸下並賜留神裁察焉

辭弘文館副修撰書

伏以臣積逋嚴命合被重典恩慈曲貸薄從吏議脫
之幽圄之中繼以召牌荐辱臣誠一倍震惕不知所

出顧臣才分之空疎情跡之臲卼雖已暑暴於爰書
而竊恐未蒙悉燭輙復冒死陳懇仰請威譴臣尤死
罪夫三司之任莫切於論思啓沃之責專在於經幄
苟非鴻儒碩士莫宜居之今臣滅裂鹵莽無所比數
尋常文字多不通曉閑漫章牘亦患窘澀萬萬不稱
自知甚明此是何任臣是何人上可以苟授而無所
難下可以冒承而不知恥哉噫瀛舘之職世稱極選
故其惜廉義而審出處者比庶僚尤有別焉雖他人
少有非議尚不可一刻淟涊况今言出於儒臣之口
而其言切峻又非如泛然說過者比挾雜等語指意

深緊顚倒二字專斥錄體則公議之不厭於是錄大
可見也如臣之居人下而濫竽斯選者縱微人言內
省多愧尙何敢厠名於顚倒之錄弁髦於挾雜之譏
揚揚就列以益人之嗤點也哉念臣至愚極陋猥荷
拔拭歷忝華顯涯分過溢平生自勉惟在於筋力奔
走從前除拜未嘗敢過引細嫌則今日之慢蹇違傲
亦豈臣之所樂爲哉才分之無望承當姑未暇言情
跡之難容冒沒如上所陳徊徨而未敢進焉分義虧
矣寬宥而不加罪焉恩數屑矣臣隕越危蹙求死不
得玆敢進詣闕外拜章徑歸伏乞　　離明察臣所辭

非出文飾亟遞臣職仍刊臣姓名於瀛錄中治臣前後違命之罪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副修撰書

伏以皇穹降割　大行大王奄棄臣民率土含生之屬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號隕若喪考妣伏惟　殿下含恤踐位爲日漸久孝思哀慕曷有其極如臣不肖厚被剪拂恩山德海涓埃未酬三年苫塊違離禁闥甫及外除奄哭攀髯追痛益新只有血泣迺者千萬夢寐之外館職新命首下於嗣服之初臣手奉除書且悲且感五情摧咽神魂震越唯當竭蹶趍承叩

謝天陛仰瞻日月之重輝以少伸誠禮之萬一而顧
臣情地哀苦蹤跡危蹙望絕從宦罪深違逋　聖慈
寬假尚靳威罰臣尤兢恐悚惕不知所出玆敢仰首
一鳴於嚴廬哀疚之中以冀　聖明之少垂察焉念
臣至愚極陋百不猶人供世需時決知其萬萬不似
而身旣孑孑終鮮兄弟親年日高悅榮爲急遂不免
僥倖科名忙迫進取盖只欲得尺寸之祿以爲父母
養而已至如淸塗華貫夢想不及而徒藉先蔭濫蒙
洪造前後忝叨涯分踰溢而臣又不孝無狀不敢終
辭以乞身貪戀恩寵遲徊不歸一身之榮名可謂極

矣而定省之曠闕或至經年終至於罪釁層積神理降罰不自滅死奄喪所怙生而不能盡一日之養病而不能效嘗藥之誠窮天慟裂尙曷有旣雖其冥迷頑忍苟延視息以至于今日而人理絕矣子道虧矣每念及此心肝如燬尙何忍彈冠束帶復踏宿趼殆同無故之人哉顧今 殿下新服厥命以孝爲治如臣之貪榮忘孝者首宜亟被之刑章而今乃反是其所以貽累於 殿下一初之政者非細故也若夫情勢之鮠硊亦不得不並此陳列臣於戊戌春始拜館職也其時副修撰趙觀彬上書中有甚挾雜之譏錄

體顛倒之斥語意深切不比尋常有不可抗顏而冒進者荐違召牌殆過十數而嚴敎屢下逃遁不得怵分畏義淟涊出脚反顧初心臣實自愧公議嗤點果致峻發厥後正言趙榮世之因校理趙尚絅書語而引避也有曰趙觀彬有弘錄挾雜之譏而讓與別人不作深嫌一番就理旋卽承命結之以耐彈無恥者再及至觀彬之再書又有諸玉堂之始嫌終出不害爲活看文字之法等語盖臣與尙絅等當初撕捱而就囚畢竟黽勉而肅命不先不後俱與之偕去就之際旣無異同則咎責之來理難獨免況此無恥之評

活看之諭其爲切峻而深緊比前挾雜顛倒等語又
不翅倍蓰兩臣書避雖不直舉臣名而臣之被斥自
在其中諺所謂烹頭而耳熱者政喻此也臣雖臭詬
頑頓其何可愈彈愈起便同劉繇花故事也哉以情
以跡危苦若此誠不容一切放倒以益人之譏議也
明矣伏乞
殿下俯賜鑑諒亟命永刊臣姓名於瀛
錄中仍飭選部勿復檢擧於仕籍上治臣慢蹇之罪
以安微分以嚴國綱公私不勝萬幸臣於四召之下
不敢一向坐違謹詣闕外拜章徑退臣尤死罪

辭修撰疏

伏以臣於日昨伏見前承旨宋成明疏本以玉堂兩臣事譏切勉出之人語意非常臣誠不勝其駭怖萬萬彌日不已竊念館職之不備莫近來若也輪直侍講之地作一虛窠殆不能成樣無故行公之人絕無存者故本館新錄自 先朝久有成命至於 玉候沈頓之中猶且深軫 聖慮屢下另飭速行之特敎則在今日欲即勉出撕捱之人奉行 先朝之命者臣誠不知其爲罪也至若兩臣所遭屢悉於前後諸臣章疏與筵奏伏想 聖明亦已俯燭臣不必爲架疊之言而兩臣徒守太勝之廉隅罔念至嚴之分義

欲以異己不公之言斷爲終身自廢之案者揆諸事
理實無所據則請其勉出固所當然而今成明自許
以愛人以德責人以待人太薄其所爲言未知眞出
於愛以德之意耶誠亦可笑也已雖然人之非斥旣
如彼深緊而私相勸勉之長僚亦至屢違召而必罷
乃已則況臣之初旣陳章繼達前席者其不容一刻
仍冒也決矣且臣得見泮任尹志述書進所懷中有
曰處經幄者疏已具而畏縮不敢發其所指斥雖未
知其謂誰而夫以具疏而未及發尙不免於畏縮之
科則如臣巽懦之初未能屬藁者尤何以自逃於媕

嫻不言之誅哉情地危蹙無望趍承而積逋嚴召例罷猶靳抑塞之極不知所出走伏闕外拜疏徑退臣尤死罪伏乞　聖明亟命削臣職名以謝人言仍令勘臣罪犯以勵臣工千萬幸甚

辭校理疏

伏以臣頃因泮儒之譏刺附陳難安之情勢草草數語寧復有他而諫臣之疏指斥森嚴遣辭命意直歸之於用心衒鬻之科噫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臣雖百喙尙有何說臣與諫臣素相親善苟使臣平日言行有足以相孚則以諫臣忠厚之風必不忍疑人若此

臣誠黙數愆尤無非自取撫躬增悼無面可顯尚可
有一分當世之念也哉日昨恩除之下唐突陳卞亦
有所悪蹙泯黙而坐違嚴命罪合萬戮罰止例罷感
悚倍切無地措身不意玆者敘復如舊陳章見却召
牌繼辱不得不來伏禁扃之外仰陳微懇徑還私次
伏乞 聖明亟削臣職以謝公議千萬幸甚

辭校理疏

伏以臣自謀不臧自量不審冒當瀛選重速狼狽詆
訶沓至疑怒交加承宣儒臣競起迭發其所以爲說
者雖不無般數而要其歸趣則一耳向使臣一味自

畫終無所變動則雖今之人亦何以加臣身哉今之所以持臣而斥臣者旣曰有是第一義而爾不能辦云爾則假使臣向果辦此尙不敢自謂已能況臣愚不及此住脚不牢人之詬臣固也何恠古人有言爲法受罪今臣亦只曰爲廉隅受罪而不敢辭也至如柳重茂李德壽之所以專攻臣身者乃在於不待批而出謝銓任盖其時臣之辭舘職疏入已踰日而未及批下旋被新除臣猶縮伏而不敢爲徑進計及乎都堂具由啓禀得旨催出然後始敢祗肅妄謂當時煞費商量而訾議紛如添上一案此殆古所謂覘其

人之所在而攻之者亦臣樹立使然臣何敢尤人抑
臣有未喻於德壽者其疏所以論新錄而斥臣者可
謂極口而無以加矣況且曰有識旁觀當作世道深
憂誠如是也則臣之害世道之罪雖使肆諸市而亦
有餘矣方臣之出完舘錄也德壽見帶臺職固已旁
觀而憂及世道矣袖彈封章何適不可流竄放殛惟
意可勘而又何其嘿嘿而無一言及此及至今日方
乃爲言若是其虛徐也若曰前之不言惡其涉乎時
論也則今之言獨奚爲而發也如又曰旣辭其職不
容不及云爾則本舘錄之苟與不苟又何以關着於

自家去就之節也臣與德壽年輩雖差池而與相親
善則久常自謂以不喜黨伐向來疏啓之間亦可以
見所存矣今之有言寧復爲他只是臣頑頓冥訴自
誤之不足至使世道受害而有識憂歎耳念臣愚庸
百無一能徒藉先蔭猥蒙拔拭濫吹華顯涯分踰溢
顧其才識蔑裂言議委靡曾未能以一言一事仰裨
塵露畢竟身名汚衊僇辱狼藉受疑於心跡之間取
謗於出處之際貽羞薦紳挻鬧朝著載鬼張弧身幾
不保雖天地仁愛不欲終棄而臣又何心復踏宿跰
掉臂而不知拔滅頂而無所悔也哉從今以往臣之

所以息補而自靖者惟有屏跡於名塗以少謝前後人言以自暴區區衷悃而已朝家所以處臣者亦不宜復煩檢錄以增益人之怫鬱而不平也臣雖被誅譴萬萬决不忍遽變其咫尺之守而揚揚冒進於清要之列又添一放肆之目也苦心炳然矢死不回臣豈敢有絲髮謾飾於　殿下之前哉向者銓部虛縻五旬而旣不敢一參政席間還見職復致違召殿講考官之不得承命亦由於舘銜之未卸而坐罷無幾敘復如舊繼而召牌再辱臣怵畏分義謹詣闕外竭盡底蘊仰瀆　宸嚴伏惟　聖慈天地父母察臣情

地決難強迫諒臣控懇實出肝膈亟命鐫遞臣職名仍令選部勿復注擬於清選使臣得以少效筋力於奔走粗殫職分於抱柝則臣當竭其精慮忘其淺短而死生以之

辭大司諫及實錄都廳堂上疏

伏以皇天降割 大行大王奄棄臣民率土號慕久愈如新仰惟 聖情益復何堪如臣陋劣受 兩朝剪拂之恩蔑一分涓埃之報卒之身陷大僇遠投荒裔情事莫暴仙馭遽逖天涯窮海之陬四山叢棘之中遙奉哀諱奄易歲月北望摧隕泣血追慼自分覆

盆之下永爲抱寃之鬼誠不自意新化普洽霈澤旁流以臣負犯亦被寬貸恩言除書聯翩遠下起之幽殛齒諸衿紳臣聞命震駭五情瞀亂誠不翅若蟄虫之聞春雷歷屢日而殆不能自定也嗚呼自古人臣之枉被寃誣亦復何限而豈有如臣等之所遭罹哉苟律之以言者之言則雖滅身湛宗顧何足以塞其萬一而快夫人之心也實賴我　景廟至仁盛德與天同大薄施輕典保有性命非臣隕結所可少酬惟自期沒齒蠻土日夕祝　聖而已此日恩榮夫豈臣一毫夢想之所及哉念臣夙歲險釁早孤終鮮惟與

老母相依爲命而立身無狀橫絓禍網纔返萬里之役仍成四載之別炎方遠惡之地莫效古人之負母關嶺迢遆消息斷濶憂危疾病魂夢屢驚竊自傷爲臣不忠爲子不孝俯仰慙痛寧欲無生萬死歸來母子相持涕血交橫感泣 聖恩天地之德與物偕春而雨露之澤若偏臣身在臣分義惟有亟詣閶闔叩謝新命一哭 靈殿少洩至慟而區區情實實無以復立朝行日昨嚴召不免坐違格外只推兢惶冞深屬値停朝與淸齋之時一疏陳籲亦幾踰旬曠日虛帶咎戾益增伏乞 聖明先命有司議臣辜恩慢命

之罪以嚴邦憲至如薇垣長席自來地望清切在於常日猶難其人況今王綱不振言路不關尤宜愼簡以畀斯責顧臣之巽懦頹靡決劣其萬萬不稱又伏聞仍實錄廳啓辭以臣差下都廳堂上夫紀述謨訓編摩汗青其爲任也至嚴剟惟階通政而膺是職者古亦或有而如非文學見識見推一時則莫能居之若臣之全然鹵莽蔑學謏淺直是千不近萬不似耳左右思量俱無可以堪承之望伏惟　日月之明無微不燭由中之懇宜所曲察亦乞特許鐫遞臣本兼兩任俾名器無玷而私分粗安千萬至願

引避處置請出後辭職疏

伏以臣以萬死一生之身荷天地罔極之恩祇肅天陛粗伸分義仍遂冒據非臣所出况有應避之嫌理在必遞之科擎帶之䄙謹拱以俟鵜梁之刺庶幾可免不料千萬意外處置忽請出仕臣實驚惟萬萬不知其何以有此也夫親嫌回避昭在國典人情所同不甚相遠乃者本院所請三司諸臣鞫竄之啓雖不單指臣舅之姓名而臣舅向來旣參三司請對之列又嘗聯名於合辭之時則臣舅之自在其中不問可知臣之引義去職理所宜然誠不意其視同細故强

令出仕也今夫請罪亾身之論方張於本院而欲使
爲其甥者揚揚呼唱晏然自居以本職者臣未敢知
其於人情事理果何如也此啓未出塲之前在臣私
義惟有泯默縮伏不敢以見職一刻自處而已臣之
一身之狼狽固無足恤似此臺例之苟簡寔未嘗有
況其所謂嫌不聯名自有近例云者盖自頃歲而始
焉往者罪人河按律之啓閱歷年歲屢停旋發始之
議停之人或嫌其復參於更發之後故其時臺官挪
出此題以爲目前姑息之計至今議者多譏其苟且
而亦未有施之於如臣之法有所當避義有所難安

者今忽見之其亦异矣且臣伏聞日昨僚臺疏中極言臺閣氣魄之隕消其言痛切切中時病兩司多臺俱以此引避況臣無狀忝居長席譏責之來其又何辭廉隅所在宜卽自劾而臣之卽今情勢决不可以入臺地一步茲不得不謹隨召牌來詣闕外仰陳肝膈之懇仍卽徑退伏乞　聖明亟先鐫遞臣本職俾臣身得以自靖私分臺體不至甚苟千萬至願

辭吏曹參議疏

伏以臣伏聞大司憲鄭亨益疏中盛言守宰取舍之弊承宣新授之失其言切至咎專在臣臣於此誠不

勝其惶駴萬萬昨因開政天牌再臨而輒不免坐違只推之命屢出格外以罪爲寵罙增隕越茲於三召之下進詣闕外晷暴委折惟　聖明之照察焉憲疏所謂避薄地而圖陞要邑盖指李命熙之移除尙州云此實臣獨政時事也近來吏才之艱乏千倍常日而就中州牧之窠尤無以推移通計內外職與前銜官資歷合擬者殆不滿四五人不有遷陞何以塡充況尙之爲邑嶺右大牧劇煩雄鉅最稱難治命熙之歷典郡府多著聲績屢登褒聞合先陞擬使臣爲政固無以易此僉議公擧又不出斯人臣則竊自謂爲

官擇人而憲臣疑臣以爲人擇官至謂之圖陞大守宰之避薄圖要其習固可惡也而若臣之忝叨政部者乃又受人之圖囑曲爲之應副任人之趍避要薄惟意所欲者果何如也以此勘斷宜被大何不罪臣身何以矯弊臣誠不暇以倖免爲幸而深有懼於國家懲勵之失其本也若夫兩承宣之新通亦在臣同參之日凡有人言理難獨免況如金鎭玉之名閥通才世所共許寘之華顯誰之不如原初薦進雖出於大臣及後通擬實由於臣言則到今臺議之發臣之咎戾益不可以自逭矣噫生民之困悴官方之混淆

可謂極矣如臣無似忝佐銓貳識慮不周藻鑑不明遷一邑守而人疑其圖陞通一承宣而見非於公議招厚刺而尸厥職無有過此此臣所以寧被慢蹇之誅而不敢復爲仍據之計者也如使臣情勢有可以黽勉復出則臣何敢徒守一已之廉隅罔念分義之嚴違逋三招之威命自就罔赦之科也伏乞 聖明俯賜鑑燭察臣踪地之決不容仍玷亟命將臣所帶職名先行鐫遞仍令有司議臣負犯以戒具僚以肅
朝綱不勝幸甚

辭慶尙監司疏

伏以臣敢將血懇再瀆　天聽疾痛之呼雖不暇緩
上穹之嚴若未知畏僭踰猥越無所逃罪惶恐屏息
譴何是俟不自意　聖化覃燾無物不囿旣賜特允
復勤筵敎咫尺　威顔諭意諄諄不啻如慈父之念
稚子不識無狀小臣何以得此於　君父之前哉臣
誠五情惝怳感涕承睚秖期隕結少酬洪造乃於是
夕又忽被嶺臬新命所謂千萬夢寐外云者直是歇
後語也臣震悚駴賈不知所出手捧除書歸詑恩榮
母子相對惟有攢祝噫大藩榮養昔人所艶在於臣
心尤當如何顧臣實有所萬萬不敢當者其何敢自

隱於仁覆之下哉念臣姿質之庸鈍才具之滅裂最居人下無有倫比尋常世務都不通曉至如吏治尤無可論其人之無足取也如此臣不幸一第早歲僥占憑藉先蔭躋躐清要通籍十數年中夤緣致身於下大夫之列循省本分固不勝其恧蹙而語其齒則其不及於古人强仕之年者尚四歲耳其年之無足數也如此國朝盛時用人有方詞翰錢穀甲兵政術隨才器使軌塗不混及至後來此道漸廢一經名宦視爲通才投之所向無處或礙此所以爲今日之國勢也如臣者夷考吏績不過旬月峽邑而止卽其歷

履之無足稱也又如此夫以其人之最下其年之甚少又重之以其歷履之至淺短雖使之待罪於下邑末縣奔走於米鹽簿書猶懼其不濟而今遽畀之以南維七十州承流宣化之責焉此在常日亦足凜然而寒心矧茲大侵二南爲尤民命近止邦本將蹶雖使古之人當之尚必戛戛乎其難矣況臣之愚其何以堪臣之一已僨敗固不足言其於國事何哉抑臣三者之外又有所怵惕而不安者臣祖父臣檄嘗亦乞養出守嶺邑後又按道俱存惠政今猶可徵臣父臣命岳四佩邑符三在嶺外績業施設隨處皆有就

中大丘最久且著及茲臣身將戍三世宦跡屈指往
事甫爲一紀而童子經游之所居然旌節之行疇昔
省覲之地今有板輿之榮光寵赫然瞻聆亦聳矧惟
微臣當作何懷然臣才力之萬分不逮實如所陳雖
欲不自揣量冒昧承受深恐付託不效職守曠廢上
以孤負 明主之委寄下以荒墜先人之志事此尤
臣之踧踖而靡所容逡巡而不敢進者也縮伏數日
罙增悶塞茲竭肝膈之懇仰干 宸嚴之下伏願
聖慈俯垂諒察亟將臣新授職名卽行鐫遞俾公私
俱免狼狽千萬幸甚

辭職疏

伏以臣前月之初始巡左路由峽遵海方向右道之際得伏見囚人吳胤周供辭濫刑一款雖不敢全諱而其他辭語指意非常誠不勝其駭怖萬萬臣雖駑豈可與此人呶呶較挈而亦不得不畧卞一二以俟

聖鑑之裁處焉胤周謂臣巡到不爲處決移送於順興府使之捧招有若臣初無親問之事而移送他邑者然審如是則臣之前日狀聞中巡過時親決云者是罔上也臣而罔上厥罪當如何也臣於去秋巡至奉化推問於應問諸人而獨琴鳳周以未疫不及

來待故卽使之督現其翌日行至禮安縣則鳳周至矣乃復親覈得實仍卽論理處决行移知會於胤周文牘俱存焉敢誣也而今其言乃如此此胡關於自己利害而不憚憝對於淑問之下者何哉又其言曰道臣之必欲决給於萬萬不干之人而請罪訟官者豈非疑惑之甚仍又結之以决給於營屬隱然歸臣於挾雜私意曲護營屬之地噫天下萬事孰非可審而惟訟與獄民之命繫焉苟其見之不逮則末之何已如有一毫私意之參錯低仰者則民安所措手足乎雖無人非必有天殃況彼數畝田八架舍與七口

之臧獲何等細微臣雖無狀豈忍容私於其間而人
之爲言一至於此反躬自悼尙誰咎尤所謂權宗建
及其子處中俱以安東吏會果隷名營案而宗建之
死過四十年處中則老而除案且已十六年云設令
訟者見方服役於臣營苟其理之直也則不可以營
屬而不爲之許伸況於除案年久之後猶稱營屬欲
作脅持之計者殊不滿一笑抑尤有駭然者臣雖不
肖受朝廷明命任一方專制官通訓亦許自斷罪大
辟方令禀裁則彼一小訟獨不可以親決而追聞胤
周不有臣決折田租舍直並歸私用所爭臧獲仍錄

官案臣向又歷過本縣試按事狀則果如前所聞夫决後仍執卽非理好訟恣行不法者事耳胤周官雖卑顧其處地則士大夫耳今肆然爲此而不少忌臣身雖可詆侮法令獨非可畏此亦足以觀世道與國綱矣念臣猥荷隆眷忝叨匪據今已將周歲于茲矣雖其百爲憒憒無一善狀而惟欲自勉職事竭心力之所至而後已今忽厚被誣詆於囚供之中受此黯黮於一訟之决更何顏面自居以一道巡察復對七十州官吏也哉茲事顚末昭在案牒今宜自朝家另行勘覈臣之罔上挾私之跡或有髣髴於胤周之言

者則臣雖滅死猶不足以塞其萬一伏乞　聖明先將臣職名亟行遞改俾重務無至暫曠仍命有司取閱前後文案議臣負犯虛實明賜處分以肅憲章千萬幸甚

辭職疏

伏以臣前月之初敢將疾痛之呼仰干崇高之聽兢蹙隕越祇俟威命拜疏未及旬日臣忽重感危疾熱勢深重精神迷瞀日夜宛轉不知痛處種種症形恰同時患是時疏批降下而臣則昏昏全不省覺及過七八日雜試藥物方得大汗僅尋生路然後始能祇

承病褁惶感益無所容臣自被疾以來今已二十五日矣雖其大勢似歇而餘症尚谻絮衣深室猶覺寒縮冷汗如瀉瘖症特苦眞元大虛凜凜危綴扶杖始起喘急尤甚形貌換脫見者皆驚梳洗冠帶姑未易期蘇完遲速尤非暇論而劇務久曠添一憂鬱五六日來强起扶坐試欲酬應則僅閱數紙輒復火升神氣眩暈如墮烟霧有時握筆茫然移晷乃定此盖由於周歲劇地過用心力之致實非一時偶感避近作苦之比且臣自在幼年早病於南中水土四載囚山重傷於蠻烟瘴霧昨歲赴任又當極熱風氣所祟積

被暗損輾轉藏蓄致此重發若不及未甚熱北歸醫
治則誠恐大病再作難復為人噫臣之情其亦慽矣
仍念臣至情所迫再煩籲呼乞得一小邑以養老母
輒被　聖慈曲加哀矜隨賜準許咫尺前席諭意丁
寧大藩委寄恩出常例及至大臣之請留也俯察螻
蟻之微悃至形　天語玉音悽咽凡在臣隣莫不感
動況於臣心當作何懷臣母子南來北望祝　聖相
對感泣隕結為期雖臣不肖無似不能以自效涓埃
而乃其夙夜所耿耿于中者必欲竭智殫慮不計顛
仆以稱塞萬萬之一尚何敢自圖一己之便以罔

聖聰也哉矧乎在老母而忘朝夕升斗之苦在臣身
而遂烏鳥反哺之願雖使臣再準瓜期猶若不足恒
情所同惟恐或遞使臣病情果不至於萬分深痼則
必不自求卸免如縛者之求解也誠以重任非養病
之坊微軀有死生之憂斷斷血懇惟願早脫重擔言
出肝膈自不知裁若有毫髮矯飾人將不食其餘天
日在上安敢誣也伏願　聖明天地父母特垂憐察
亟準臣所辭許遞臣職名使臣得以及早歸洛專意
醫藥俾公務無曠殘喘少延以卒生成之澤千萬幸
甚且臣向者以晉州海倉燒燼事有所狀聞矣及見

地部回啓則有曰所傷穀物事當區別啓聞以俟朝家處分而前後狀聞張皇爲說徑請蕩減事體不當其所咎責不比尋常臣誠不勝駭惑之至盖臣之以晉州倉穀失火事只一番馳啓而已則今謂之前後狀聞者果何所據臣之狀啓只擧本官所報而以已意結之者通不滿百字則斥之以張皇爲說實是意外臣雖迷甚亦知國穀之難可輕減故狀聞中只爲區別衙門穀數仍請急速稟處而已至於蕩減二字不但臣之結語中所未有者抑且本州報辭之所不及則謂之以徑請蕩減事體不當者未知何所見而

有是言也假令臣張皇屢狀徑請蕩滅誠有如地部
之啓者古人曰國家事非一家事從容論難反復商
量自不害爲可否相濟之道又何必聲色相加然後
方可做了而況臣則於其所謂前後狀聞張皇請滅
等者左右思量初無近似則今此覆奏又何爲而忽
地詆訶若是其無難也此莫非臣之無狀自取輕侮
之致反躬自省惟有慚悼此亦臣難冒之一端敢此
附陳並冀 聖明之垂察焉

辭大司諫及籌司槐院副提調疏

伏以臣敢將賤疾屢瀆 天聽私心惶蹙秖俟譴何

伏蒙體下之仁曲垂生成之澤許解劇務俾便將息
聖恩深厚天地罔量報答無階糜粉爲期迺於日
者續接邸報以臣命差備邊司承文院副提調又有
薇垣除旨臣誠惝怳駭惑彌日不定不知所以自措
也臣之委靡頹婧素乏風稜之狀非徒一世之所共
知抑亦　聖明之鑑燭無餘往者屢叨輒孤職責至
今追思愧負在心今不可以復進於已試蔑效之地
者明矣然此則猶若宿趼銓曹之承乏之檢舉　聖明
之偶降恩點尚未甚爲異而至於籌司新命尤是千
萬夢外粤自政府署事之法廢而知邊事之稱設焉

顧其參決機務與聞廟議盖嘗髣髴乎唐之門下宋之樞密之制焉 祖宗朝以來最重是選除非智慮材望爲世所推則未有能當之者歷數一代盖不過若而人而止就中有司之任尤重且專雖在宰樞亦不輕授況階通政而膺是命者絕無而僅有歷數十年而或一見焉則其責任之重簡寄之難盖如是矣此豈如臣等輩空疎滅裂最居人下者之所可擬議於萬一而今乃不問其人之可堪與否遽然濫竽於其間而無少疑難者其於 聖朝任人之方果何如哉若夫槐院提舉其爲任之重視籌司無甚異而地

望之淸峻殆有加焉苟非文望表著者則莫宜居之臣是何人敢與斯選在前堂上官之差是任者亦多而率皆文學見識素稱一世者然而猶罕有樞務文苑一時兼管如臣之爲者此豈臣微末賤分之所敢安也念臣憒憒儱侗百無一能雖閑官冗職尙難稱塞待罪藩任周歲不效本末畢露短拙難掩學未通方文不解蒙尋常翰牘猶不及人雖欲爲恒例科儒亦難跂及以臣而擬是兩任直是千不近萬不似耳其爲玷國家之名器駭四方之聽聞非細故也輒敢冒萬死呼籲伏乞 聖明俯諒臣言之出自肝膈深

念重任之不容僥冒亟命將臣本職及兼帶籌司槐院副提調之任遽行鐫免無令言地久曠公器虛授千萬幸甚

辭咸鏡監司疏

伏以臣千萬夢寐不到猥承北藩寵擢之命臣心魂震越且愧且惑歷屢日而靡定念臣從前僥冒涯分已溢內外歷試短拙畢見矧玆二品之秩卽邦家命德之器其所遴簡尤宜難愼如臣者雖使之無故在朝奔走夙夜尙難免於梁鵜之刺續貂之譏況其疊罣屛廢殆將朞歲有難貸之罪而無可記之績哉在

臣慚悚已不暇言有識嗤點非細故也然而此視臣情勢則猶爲第二件事耳盖臣於向來猥從大夫之後連參庭籲之列忝居諫官之長屢伸合辭之請亦嘗濫竽史局之任粗效纂述之役顧其耿耿愚衷秖欲以伸大義嚴公法明予奪而已曷敢有一毫利害好惡之私參錯於其間者而忱誠淺薄言議骫骳不但不能以仰格天心卒之處分顚倒忠逆貿變前後

聖敎已極截峻左右人言詆誣交至要之大足以難逭於顯戮小可以永棄於清朝流竄放殛無適不可息偃至今夫豈始料只合屛伏窮山沒齒自靖豈

宜遲徊城闉覥顏行世而顧臣母老且病又無兄弟醫藥將護不忍遠去飄泊江郊棲息未定往者變初首被收敘昇以股肱之邑義在臣死蒼黃朝辭寇難及至粗平私義實多難便引病自免退守本分盖當時朝家之甄錄臣身只由於方當警急承乏苟充而非謂其負犯之可貰也微臣之仰承朝命亦竊以時丁搶攘欲效一死而未暇顧去就之無據也今若貪緣一時之幸會懋置難容之辜戾叨竊峻級冒進不已則是實鄙夫之甚者臣雖不肖其忍為此況與臣同罪之諸臣或尚在罷削之中或遠遯荒野之外則

在臣今日情地雖係冗官散職亦不容彈冠束帶獨先徑進其可以擢陞爲榮檢擧爲幸而靦然若不識人間羞恥事哉此事理人孰不知而廟堂之薦擬旣極乖謬臺疏之申束又甚嚴切假使薦擬臣申束臣者易地而處此則其將不顧情地與廉義之如何而苟饕寵榮徒怵嚴命昧然趍承恬不知愧也耶朱子曰士大夫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乃關風俗之盛衰此所以從古聖人必以以禮使臣爲體下之義而比覵 殿下凡於朝臣之引控情勢者不少舒究其難安之端而惟以分義二字操切而督迫之筵

教批旨往往有非臣子所忍承聞者必欲加之以嚴責震之以威罰使之蹩隘窮極轉動不得而後已殆若牛馬而維縶之要以是驅使一世之士則臣恐砥礪名節難進易退之人無由進於　殿下之朝而唯嗜利無恥懷祿喪廉者接跡而至矣臣甚懼焉臣自被新命殆過一旬而屬遭私慽悲疚不遑狗馬之疾亦且陡劇泯默縮伏日違嚴召罪上添罪實合萬殞伏乞　聖明亟將臣新授職名資級一併改正仍治臣違慢之罪以肅朝綱以謝臺議千萬幸甚

辭復拜咸鏡監司疏

伏以臣鈍愚駑庸無所比數猥辱洪造歷玷內外報效旣蔑於塵露咎戾徒積於前後去夏北關之寵擢實出技拭之隆眷而顧臣情迹畸危衷悃未白草草一疏秖所以引伏辜犯而精誠淺薄言辭拙澀終自陷於難貰之科論以邦憲誅殛亦輕 聖度天大薄施恩譴臣誠震惶隕越以罪爲榮杜門屛息追愆訟尤者今已周歲餘矣天禍 宗祊前星遽晦時物荏苒祥期奄及率土含哀久愈如新伏惟 聖懷當復何極臣於跧蟄窮廬之中每念國勢之岌嶪仰想 聖心之疚傷犬馬微忱日夕耿結自不禁其中夜流

涕明發不寐者屢矣迺者千萬夢寐之外除書忽下復授臣以北藩旬宣之任噫邊門鎖鑰委寄之重顧何如也宰班遴陞難愼之方又何如也而今以如臣之衅深而才下者荐授之於二歲之中有若以北方一路非臣莫可者然臣心之恧蹙兢悚已不暇言瞻聆之錯愕嗤點想亦不少以臣一人之故累 聖簡之明駭中外之聽此又臣之罪也然凡此所陳何莫非難冒之端而其覥臣情理則猶可謂歇後矣今臣若徒知恩榮之爲可懷干瀆之爲可畏而隱忍囁嚅不自陳籲於孝理之下則誠恐重得罪於 聖世之

君子而雖以日月之明亦奚以盡燭螻蟻之微忱也哉臣玆敢不避煩猥仰首疾聲而悉言之以冀　聖明之少垂察焉臣之老母自少善病屢經危疾多哭夭殤積有傷損纔踰三十落齒過半未及五旬白髮盈顛晩罹荼毒毁削無餘居恒委頓神氣惙惙臣又不孝無狀重陷大僇蠻荒栫棘朝夕待死當是時臣母所以憂悸惴恐內鑠外凋者殆不忍勝言衰暮諸症日添月加年今六十二歲顏貌精力殆同八十篤老之人又於乙巳之冬重患寒瘧三朔沉綴至春始歇自是以來宿患痞滯之疾一倍頓加每當增劇轉

戍氣癨少觸風涼如期輒發昨年秋冬之交又復十分危重臣於其時方在迸黜中獲被　聖上之寬宥得以趂時入護迄今追思感泣恩渥及至今歲臣母年益衰而病益深自夏至秋頻發頻劇月或三四殆無寧日臣又家業單薄京居疎冷寒節漸届將攝倍難就煖松楸蓋由於此窮村斗屋覰窘萬狀虎豹盜賊戒懼爲日而只以燠室調適最宜老病之人故他不暇計爲此萬萬不得已者也噫臣之情其亦慽矣今以臣母疾病之如是其深痼調護之如是其難適溫堗深居任便節攝尙且有凜凜之憂若不保朝夕

者而欲望其踰大嶺向北塞扶將跋涉於隆寒千里之遠決知其萬萬不可爲矣臣若欲獨先徑赴俟暖將往也則臣旣單獨一身無他兄弟重嶺雪塞往往至暮春而行路猶艱其間違離殆將爲經年之久五六朔之濶矣以臣情理雖在數日之程旬月之別尙難爲懷況其可隔以千里濶以半歲而能得堪耐也哉又況其間母病或有一日增加則醫藥扶護其將委誰古人有言方寸亂矣臣雖欲抑而行之誠亦有不得自由者矣念臣素貧而又不能謀生業菽水之供亦患不繼往歲再疏罄竭血懇矜憫之意屢形

天語臣常毋子相說感銘心骨隕結不能忘也顧今之大藩便養在臣榮幸極矣苟非有萬萬不獲已則獨何心力辭甘自就於辜恩慢命之誅哉方今 聖明御極上奉 東朝老老之化以率一世如臣情懇合被哀憐天地之仁倘一降監於斯則鞶帶之褫必不俟臣辭之畢矣臣自被新命心神震惕彌數日而不能自定揆以廉義宜自泯伏以俟公議之劾正而竊聞前伯見罷賑事方張變通新差朝議有急曠久遷就交病公私茲敢身詣都下刳肝陳控情窮勢迫言不知裁支蔓猥越罪合萬死伏乞 聖明特垂矜

察亟將臣新授資級職名卽行改正仍命有司議臣之罪以嚴公法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辭江華留守疏

伏以臣負難貰之罪而蒙曲貸之恩顯戮不加微譴薄施又未幾何卽命甄敍臣以罪爲寵杜門訟尤毋子相守日夕攢祝忽玆分司新命又是千萬夢外臣尤惝怳駭惑歷屢日而不能自定念臣之向忝北藩也徒知情理之迫隘罔念分義之截畏 聖敎嚴重至不敢聞臣於是時非不知一謝 天恩退又控籲則區區忱懇庶蒙矜諒而顧其所叨旣非當品冒肅

新資大闕廉隅以是之故終不免積有撕捱自陷重辜其所以損國體而壞朝綱者殆無餘地律以三尺流殛亦輕今乃乍罷旋敘殆如微眚細故陞以峻秩畀以重寄又何故也夫名器者固所以待功能也今以如臣之積罪如山者歲未二周荐被三擢鎖鑰保障委任隨續苟國家將以秩祿代鈇鉞則已矣倘非然者寧有是哉然此特就刑賞而言之耳至於此任之決不可承當不惟臣一人之言實亦一世之所共知臣請有以悉陳之也臣竊聞從古爲人臣者旣以身許國燥濕不敢擇盖以急病而讓夷先公而後私

卽義分之所當然耳往者北路之灾誠亦棘矣 龍
興舊邦重被懷襄豐沛遺民阽於溝壑其急不翅燃
眉其憂無異兵燹當是時以臣無似猥膺簡寄只宜
朝命夕行不淹晷刻而乃敢牽戀情私違逋明旨自
抵罪罰迷不知改雖 聖朝寬大迄今懲置而臣分
虧鈌已無可言臣心惶懍尙有餘悸今臣若又憑藉
拂拭貪冒寵靈分司安閑之職視若固有近京將往
之地樂赴如家則臣之自愧姑舍勿論人之視臣將
謂斯何此不但先私而後公讓病而急夷而已眞是
擇於燥濕以爲趍舍者臣雖萬萬無恥誠不忍爲此

也倘以　日月之明俯垂裁度則必有以鑑燭臣言
之非出外飾廉義之决難强迫而亟賜鐫改不待臣
辭之畢矣噫刑賞之舛國不可以爲國廉義之壞人
不得以爲人今臣去就不宣臣一己之私而其爲關
係於朝家大體者固若是不輕而重焉則臣雖頑鈍
曷敢放倒　聖明在上其又不念臣誠千思萬度終
不敢爲冒進一步計者此也至如才分之都不近似
職守之無望堪承亦不暇覼縷只此一段誠不容以
臣不肖之故累刑賞而壞廉義較然明甚臣何敢一
毫面謾於　聖明之下哉見今凶逆復肆神人咸憤

親御帳殿鞫治方張此時章疏亦極煩猥泯默縮伏

恭俟處分爲日已久迄無所聞不得已今始冒萬死

悉暴由中之懇伏乞　聖明亟命攸司論臣前後罪

戾以肅邦憲削臣新授賛職俾存廉恥千萬至願

陳餉政疏

伏以臣積負罪衅望絕仕宦久矣迺蒙特簡猥膺重

寄如臣無似曷敢承當始竊意當國勢憂危之日有

可以一分自效之道廉隅情跡都不暇言冒昧肅命

忙急赴任已過旬月有餘細察凡百事情誠不勝其

懍然寒心姑撮其最切急而不可緩者言之環海天

塹非不險也而舟楫之腐朽無可用也五營軍制非不壯也而逃故之陞續無足恃也城墩之羅絡布置將以禦敵而頹圮相望無財力可修金穀之積久蓄貯將以備餉而枵然罄竭不足支數月凡是數者有其一則不可爲矣况兼而有之乎夫臣所引四事固皆切急而不可緩者就其中亦不無輕重先後之可言舟楫之腐朽尚可以請得退船於備局也逃故之陞續猶可以嚴飭簽定於列邑也城墩之圮頹處蓄力經紀亦庶有隨毁隨築之道矣獨其最緊急而尤耗縮者無如餉政雖經閱年歲而難望其塡充積儲

者亦無如餉政此則非可以一微臣之力請得於備局嚴飭於列邑者也又非可以本府蕩殘之形勢有足以蓄力經紀而補欠者也其勢不得不冒萬死控籲於　殿下之前而已伏望　聖明深加睿照勿視以從前例語而細垂察焉臣竊聞古人云雖有石城百仞湯池千步無粟則不能守是以備豫之道固莫大於廣儲峙而軍械城池抑爲其次古今史籍班班可證今以本府言之丙丁以前簿籍無一見存始自

仁祖庚辰方有守臣重記而其時留庫餉米尙爲二萬一千餘石夫丁丑焚掠之酷無如本府者而三

年後餉簿猶如是優多則平時積儲之厚今可推想
自庚辰又十年至　孝宗辛卯記付餉米至於八萬
二千餘石之多他如菽豆之屬又爲三萬餘石矣方
是時國家新去大難瘡痍未蘇田野不闢又重之以
遼瀋之供億錦盖之助餉連年征役匝域俱動　兩
宮之北轅繞回强隣之六使狎至其他吉凶師旅之
費殆不可勝計宜若無暇於他者而留餉之殷富乃
至於是於惟我　聖祖宏規遠圖固無敢間然當日
在廷之名臣碩輔亦豈無恤費惜財之意而惟是所
重有在焉故不敢不恭承　睿筭奔走奉行嗚呼以

今而觀於昔一何其相鑑也顧今餉米見在厘厘爲四萬一千餘石矣其視丁丑剏殘之餘甫爲其倍而比之去難十餘年後辛卯則已不及其半矣較諸四十年前十六萬都數則又不過爲四分之一而已就其中計除積久逋欠已行蠲豁及散在列邑因凶停捧者數萬石外戶曹前後所取用未償爲六萬六千餘石訓御兩局所取用未償爲四千七百餘石矣又如銀錢布木之所留貯者何莫非緩急不虞之備而戶曹所取用以銀爲三千兩以錢爲一萬一千餘兩以木爲一百五十四同許兵曹所取用本七十七同

此外惠廳與戶曹所分用又爲木六百餘同而並無一尺一文之所充償者見方遺在錢布比餉米尤極竭乏不足爲一二番戰士之犒賞矣凡此各衙門之那移稱貸亦豈可已而不已哉誠由於飢荒荐仍經費罄竭萬萬不得已之致矣然而回視祖宗朝以來近百年艱難拮据蓄積備豫之圖寧不恤然哀痛而慨然悶歎也哉此所以自前守臣交狀苦口每請充報而不知止者也然而一番狀聞非不有一番覆奏而不過曰申飭而已徒歸紙上之空言守臣之言之既不新奇廟堂之聽之亦覺支離一年二年仍成

例套嗚呼國家昇平已百年矣南北無吠狗之警雖崇墉百雉積米如山宜若無所用矣脫或當泰極之時履覆隍之會凜凜一朝有危亂不可言之急則不知將何以爲計也今春前留守臣朴師洙又將此狀申聞于朝遂有戶曹所取用二萬六百石爲先還送之命矣廟堂覆啓判下於四月望前而至于五月望後了無動靜故臣於辭陛時敢請分付戶曹直以某邑米幾石列錄劃送自本府截捧之意有所仰達特蒙允可來對軍吏備傳 聖教掃倉庫以待之者又幾一望邈然無聞臣又不得已馳啓催促苦待回下

之際得接備局關文則因大臣及度支長所稟前之
二萬六百石減爲一萬石而又以稅米上來未滿三
四萬石待畢到觀勢劃送之意陳白蒙允矣噫逐歲
狀奏辛勤劃得之二萬石又將從此歸虛矣三南漕
路皆由本府之故所到多少臣亦知之見今稅船已
到者合爲一百七隻雖以朝令所云無過五百石之
例計之其數足可爲五萬三千五百石況其一隻所
載多則千餘石小不下六七百石耶此外畿內關東
海西與上江稅船之不由本府者又未知爲幾何則
今之未到必應無多況又一年稅入與一年經用之

數自在版司一披覽可以瞭然又何有畢到之可待觀勢之可言哉果令今歲稅入不足以當今歲之用則雖已畢到固無可償之餘數矣如果待畢到始可還償則又何不直以邑名穀數列錄劃送使本府直捧如臣之所陳達蒙允者而乃以觀勢爲言臣恐如許延拖終必無可送之日矣噫度支之恤經費守臣之處餫餉俱是公耳掇以共濟之義寧或置物我於其間哉然經費顧豈不重歟而比諸朝夕待變之軍餉則實有緩急緊歇之別焉誠使經費匱乏也則雖今日如數還償明日又復取用自可如取外府無所

難矣苟令早晚有不時之警急則地部積貯之物雖至萬囷之多臣恐其無益於本府之繼餉也此外兩軍門與惠廳兵曹亦皆有封不動留貯之銀錢米布矣雖別爲捐出藏之本府如內帑之例固亦無不可者況於還報尤豈容一向遷就恝然若越人之視秦瘠也哉此在事理較然明甚 聖明俯臨寧不下燭誠願 殿下斷自宸衷特發明旨遠覽 祖宗朝綢繆之遺意深軫先後輕重之有別亟令地部爲先劃即捐償如當初指揮仍又嚴飭諸司所取用銀布錢貨與米穀亦皆急速充報無有欠缺然後責臣以治

兵繕隍之事則臣雖萬萬不肖敢不忘其淺短死生以之苟非然者以臣之愚誠不能率乏食之飢卒守無餉之空城而爲朝夕待變之計與其獲罪於萬一不虞之際無補於國事秖爲一世笑無寧早自引退不至重誤之爲愈在朝體亦不容恬嬉玩愒苟過時日置保障於度外而亟有所振厲而通變之也向因廟堂行移伏聞　聖上特念本府餉政之虛疎命劃湖南貿置米二萬石臣誠不勝欽仰感歎卽令聚募舟船今過旬餘而可堪賃載者絕無所有決無由及期運來已方別具狀聞恭俟稟裁而此亦將徒軫

睿念末易得效矣臣實寤寐憂歎仰念俯循不知所出敢此封章馳奏支煩猥越罪死萬萬伏乞 聖上恕其僭易曲賜照燭而採納焉則非臣之私幸實國事之大幸也近世外內之臣勿論小大事罔念國家大體先觀一已目前之私靳固吝惜視若能事一或反是自顧爲歎古人所謂憂國如家協力同濟之義斷不如此臣心常以是爲戒曾忝嶺藩時敢因他道移粟事有所附陳至蒙 天奬臣每一莊誦服膺銘鏤而不敢忘也今此所陳亦非敢一毫爲我亶出於耿耿血忱深念保障之苦心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臣雖不佞敢昧斯義伏惟　天地父母俯察而進退之焉

辭職疏

伏以上天降割臣民無祿　大行王大妃仙馭遐陟日月流易率土號隕小大同情仰惟　聖懷痛慕當復何極臣於再昨得見備局啓下指揮以臣之狀請承腐朽米豆蕩減事大加詰責指意非常一則曰若干穀物苟能如法分給則豈有陳久腐棄之患一則曰守臣不能嚴飭該吏多般用奸不惟不能嚴治而痛革反復啓請蕩滌視若金石之典至曰事之無謂

莫此爲甚又曰此此而若許則明年如此又明年如此無窮之弊不可不及今嚴防仍請以從重推考勿施所請臣於此誠不勝其驚惑萬萬也本府旣在島中六七倉廒又皆濱海而處霧嵐之所薰襲風瘴之所滲濕雖以城墩樓櫓之堅緻磚甓木石之繕築亦皆歲圮月壞葺理相續則況如米穀之陳久委積者其必腐爛而朽敗固事理之所應然也夫惟如是之故自昔分糶轉庫之際輒多腐朽不食之穀守臣之狀聞蕩減其來已久最遠之事今不暇論姑就　顯宗辛亥以後至今六十年間見存之簿籍觀之則前後

守臣閔熙趙師錫李翊申晸吳始大閔鎭周崔奎瑞李頤命李寅燁閔鎭遠黃欽朴權趙泰老金鎭圭李台佐崔錫恒權愭沈宅賢魚有龜洪啓迪沈壽賢朴師益俱有所狀請蕩滅而多則五六百石少亦可二三百石又或有至於數三千石者矣噫唯彼前任諸臣固多以名德材識爲國家所嘗倚重之人豈皆狃於小惠矇於吏奸而敢爲之越法陳請視若當然之事哉況伏念當　肅廟在宥之日處廊廟訏謨之地者多是元臣碩輔名卿重宰又豈皆徒爲姑息之計不思督責之術而一切聽許無復疑難者豈無以哉

今忽斥臣以無謂結之以嚴防有若昔未嘗有自臣
始俑苟不罪臣無以杜弊者然抑何故也一自癸卯
定奪以後用舊蓄新之法量縮分徵之規申明成式
至今遵守且臣之到任在於五月念間而臣之未到
前分糶米豆共爲一萬五千四百餘石其所量縮腐
朽之數具有前人已成之籍其餘三千一百餘石則
臣之到任後所分者而前後分糶卽是丙午丁未間
所捧留距今爲四五歲最久條矣蓋以用舊蓄新之
法所宜遵而勿失故必以最久條分給竊自謂可幸
無罪而乃反譙之以不能如法分給者已是意外惟

其用舊也故捨置二三年前新捧而先分四五歲積置陳久之穀以致腐朽之數自至此多苟使蓄其舊而用其新則必當平準斗斛無少欠損初安有腐朽與量縮之可言也哉以此見之則腐朽之多實由於分給之如法者較然可知矣且令該吏眞有用奸之跡而爲守臣者非但不能嚴治而痛革乃敢欺罔朝廷猥請蕩滅則在廟堂綜核之政亟宜明加究覈顯行誅譴然後方可以塞奸竇防後獘而顧乃聲罪則極其操切而擬律則止於問備者其於朝家政刑果何如也六十年中久遠流例臣已歷陳而至如去歲

守臣宋成明鄭錫五時所蕩減比臣所請多少畧同
亦或過之廟堂覆奏併皆準施而今獨於臣大驚小
恠看作異事盡意詆訶恐遺餘力者實非臣愚之所
敢知也噫今日之廟堂郎去歲之廟堂而在人則許
之在臣則罪之此無乃謂臣無狀尸居其職猾吏之
奸不足以嚴戢朝廷之尊亦足以欺蔽姑施薄罰使
自知恥也歟若爾則廟堂所以待臣者亦太薄矣臣
本樸遬無能歷叨內外秖欲以謹守絜令補苴罅漏
不敢爲自用小慧毀畫尨墁忽於千萬夢想之外因
一循例狀請之事陷此人臣難貰之科苟使臣妄思

通變稍欲設施則必應有性命之憂矣然臣一己之顛沛固何足言哉其在朝家事體正宜劃卽刊黜勿淹時日另擇名論地望見重當世者以畀之然後方可以重保障而厚儲蓄核奸僞而杜獘源伏乞 聖明曲加照察亟將臣所帶職秩併行鐫削仍命廟堂取臣疏一一覆按勘臣負犯如法無赦以懲爲人臣而誤國家啓後獘者千萬幸甚

請得客館重建時材木疏

伏以臣跡畸而衅深才疎而病痼五上辭本未蒙準許悶蹙靡容度日如年方擬連章祈免獲請爲期之

際忽値客館回祿之災近百年待變之公廨數三十間一朝蕩爲灰燼瞻聆驚駭固所無論臣心惶悚尤當如何念臣始旣不戒其官守致此火患終又不思其修繕一意求遞則不惟私義之不安亦非事理之所敢出故乃欲姑輟乞免之計經紀重建之道日前又以材木許斫事有所狀請而農期漸劇漁節向晩斫致船運一日爲急顒俟指揮殆將及旬昨始見備局覆奏則臣之所請於長山串者材木合爲一百九株大椽爲一百八十七雙而備局之所許則只是材木五十株而已至於體大柱樑之請斫於安眠者不

過四十七株而此則又與長山之大椽而一併不許且以為自本府容有他条貿買之道仍使之廣問有處斯速辦備臣誠愕貽失圖不知所以為計也夫船材之日乏封山之濯濯臣亦所備諳而寒心者久矣廟堂之靳許意固有在則臣雖愚迷敢昧斯義但念本府客舘之異於閑漫他公廨臣之前後狀聞中已屢陳之矣今其株樑長者或過二十餘尺短亦不下十五六尺而近來京江之上長材乏絕久矣雖欲持重價求貿其於無處可問何哉且臣取考本府故事則 仁祖戊子鍊武廳及鎮海樓重建時朝家許令

伐取於安眠串　孝宗己丑三倉營建時又爲許斫
於安眠串　肅宗丁卯倉舍鋪板時自常平廳措備
下送辛未有備倉營建時自惠廳分定材木於嶺西
乙酉改建府倉修補甲玉兩倉時又自惠廳分定於
嶺西且自備局許斫三南船材之自枯者矣夫昔時
本府財力之全盛非今可比京江大木之易貿又非
今可比而倉廒修繕之際或許斫於安眠或分定於
嶺西至於並許三南枯損之船材而無以加矣今也
財力之凋弊固無可言大木之難貿如右所陳而客
舘體段之緊重柱樑材木之巨大又不可比同於倉

廞則廟議之若是持難誠非臣愚之所敢知也雖以
　長寧殿營建時謄錄見之其時守臣洪啓迪李台
佐實終始董役而柱樑材木隨所入斫用安眠者殆
至四百株矣其餘瓦鐵百物俱自戶工二曹或直爲
進排或分定列邑而畢竟工匠役丁粮料雜費之計
減於會付者米至八百餘斛布至二千二百五十疋
矣客舘事體雖不可比擬於　眞殿之重而容入物
力之增減當視其間架之多少則以今揆前必有加
而無不及矣但念見存米布日就枵然不敢爲遵例
會減之計只請空名帖數百餘張而仍欲節縮官廩

以補其不足矣今者廟堂不復深諒於此而若是斬
許有若體大之材木隨處可得本府之財力措辦無
難者然果使體大柱樑易爲求得於京江而本府財
力又有他条貿買之道則臣雖無狀必不縷縷强聒
至再至三而不知止也此皆由於臣之前後狀聞辭
不別白之致臣誠愧恧赧然無以自解玆不得不悉
陳事狀仰請　睿裁支蔓猥越罪合萬殞伏乞　聖
明俯垂照察客館材椽特令一依臣所請之數亟許
斫用於長山安眠兩處俾得趁即運致於未農之際
以爲潦暑前完訖工役之地不勝萬幸

陳情辭職疏

伏以臣頃將迫切之懇仰瀆蓋高之聽悚兢隕越秪俟威譴及奉批旨不惟不加以誅責至諭以抑情察任臣於此且感且悶不知所出擬卽連章控急而屬値 園陵遷奉之際職當陪扈奔走於會下之禮不敢言私黽勉遲徊以迄于今今則情愈急矣勢愈蹙矣玆敢冒萬死而復陳之伏願 聖明少垂察焉自古人臣之辭職其道非一或以年力之衰遲而辭焉或以才分之不逮而辭焉或以職務之鞅掌而辭焉至於臣則有異於是臣之疾病雖甚難強而犬馬之

齒姑未向衰則非敢以年力而爲辭也保障重任豈
臣輩所可擬議者而始旣不免於冒承則又非敢以
才分而辭也簿書期會之末亦非臣之所可堪而自
來分司素稱閑局則尤何有於鞅掌之勞哉況臣板
輿將母專城以養在於私分千萬榮幸又臣瓜期當
報來春屈指歸期只隔今冬則尤何必一疏再疏力
求必遞自速瀆擾之誅而不知止也哉此實恒情之
所不欲而臣獨乃爾者尤可見其情理之萬萬迫隘
矣顧以此地風土之最易傷人臣之情理之不容久
居臣之前疏已悉陳之矣 聖明俯臨所已下燭臣

不暇復事覼縷而伏想必有以矜念之矣見今寒序
漸近風氣日惡將還京裏隨便醫藥誠有一刻不可
緩者即其私情之萬分懇迫至願之必欲速歸不但
臣心之如縛求解抑亦通朝之所共聞知而獨以
日月之明偶未及照悉而猶靳準許此臣所以悶隘
切急無所因極實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而亦不得
不更赴愬於孝理之下者也輒又罄竭肝膈之懇仰
首哀號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特垂鑑軫
亟許遞臣職任俾臣得以將母還家隨分相守仍治
臣屢溷私懇之罪以肅朝綱千萬幸甚

辭職仍辭賞典疏

伏以臣於前月中敢陳情理之切急冀蒙 聖慈之矜允瀆擾之誅萬殞是甘 聖度天大不惟不加以嚴譴旣勤誨責且命還下辭本臣於是震悚隕越益不知置身之所只宜感戴恩諭不敢復有煩籲而念臣私情誠有所萬萬迫隘者徊徨逾月又不得不冒萬死而悉陳之苟如是而終未能仰格乎高穹則臣將誰因而誰極也哉海島風氣之冬夏最惡臣母疾病之水土爲祟臣之再疏已經陳聞伏惟 淵鑑必應俯軫盖自臣之渾舍聚族於斯土旣閱兩夏而又

將再經冬矣大海環之四圍皆水寒暑二節比陸地忒難堪耐流金折緜亦未足以喻其盛嚴以是之故闔門長幼無人不病咯血吐痰便成例症盖因臣家數十年遊宦於嶺外飽傷於南方瘴嵐之故乍處海中頓致添劇兒少之彊壯者尙如此則況以臣母篤老之年沉痼之疾其所受傷不待覼縷而亦必下燭矣前疏所陳臂痛泄症其源委已極深重而又自數月以來手腕指節之間痰核處處凝結大或如栗挼之微疼凡諸形見之症無非風土所傷倘又留過今冬於此地則其所增加將復如何誠宜及今將還趂

早醫治而臣既無他昆弟身帶重任又不可擅自久離百爾思度計無所出只有仰首鳴號於　慈覆之下退俟鈇鉞之加而已念臣往歲既嘗再疏乞縣卽其情私之急於便養不但一世之所共知抑已　天鑑之所矜念倘非有萬分切悶一日不可淹者則又何苦捨一家飽煖之樂冒萬死不測之誅至于三四而不知止哉倘以　日月之明試一俯察於此則庶可以諒臣之至懇非出於飾讓矣伏願　天地父母特念臣區區私悃亟命遞臣職名仍令有司論臣屢瀆　天聽之罪不勝幸甚且臣昨伏見去月二十五

日教旨以遷　陵時篆旌命加臣一階者臣誠不勝悳蹙惶愧之至借令臣畧有微勞此是臣分所當爲固不合濫受賞賚况臣素昧篆籒體法未嘗一日用工屢疏控免終未蒙許義在召役不敢不冒昧承當而秖是依樣畫葫深懼玷辱儀章乃忽被玆恩典尤是意慮不到臣實不暇自愧誠恐　聖朝恩賞由是而益僭也亦乞　聖明深軫於名器之不容屑越噸笑之亦所當愛亟令收還前命以安私分以嚴公體千萬大願

請減羅疏

伏以臣於前月旬間敢以各㨾還穀減數退捧之意有所狀聞顒俟數旬日望德音之下矣昨始得見備局行會則以爲折半留庫之法近又申嚴今年還分之數比前減少有不可引用會前減捧之例只許敗船拯米之待明秋退捧矣臣於是誠不勝其憫然不知所以爲計繼又伏見 聖敎之出於朝紙者則尤甚邑還穀身布或減或停事特命備堂就議大臣從稟處其所以俯軫民隱矜恤元元之意藹然於十行之間環海飢氓亦莫不動色相告若已親承第伏念本府固在於甸服之內而本不統轄於畿伯之故雖

值無前凶荒之歲初無舉論於畿甸分等之際者卽自古而然矣今若以本府今歲之大歉爲民目下之仳離不得與他邑同霑　聖朝如傷之惠則彼蚩蚩者向隅之恨固不暇言獨不有歉於　慈覆一視之下哉況且糶糴留庫之法在諸道則固以折半爲式斤斤不敢違矣至於本府則每歲分糶自有定數元非如諸道之昔多而今少則折半留庫之申嚴與否本不關涉於本府糴政之難易矣今年所分比前固減若干斛矣然而今年荒歉又非等閑失稔之比則其可以若干減分寧或有助於收糴之際耶自前朝

家之視本府與他逈異凡其撫恤而優厚之者無不用極盖將以百年休養一朝得力故也是以少遇水旱之灾輒皆爲之蠲停租徭先於他道乙丙之荒固所無論至如丙申辛丑之凶歉豈或有加於今年而半糴退捧曾不少難矧以今歲之比前大無而不得蒙前日所已蒙之惠澤則一島蒼生之觖望當如何哉臣之此言非敢以上欺朝廷下市私惠也實以朝家德意不可不均被保障民心不可不固結故輒敢冒昧仰陳臣尤死罪今臣更欲具由狀聞而覆奏回下之際動費數十日子冬序未半村閭多空鞭督徒

煩準捧無期民間景色萬分遑急不得已謹此馳章
上請伏乞 聖明深加察念特降指揮一依他尤甚
邑例亟許臣前請本府司倉還米及三軍門諸宮家
諸鎮堡各樣穀物並令折半退捧以慰島民之望俾
無目前流散之患千萬幸甚

知守齋集卷之二

知守齋集 一